

蘊懷閣文集



蘊縻閣文集

道光六年丙戌
春三月開雕



蘊懷閣文集自序

莊生有言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之
隱隱于小成也言之隱隱于榮華也故立言者必持其志
厚其學擴其識養其氣不然則其有諸己也不充實不充
實則不輝光不輝光則敝敝焉詹詹焉詖淫邪遁皆是也
昌黎云傳來世莫若書懼吾力之未至請待五六十後爲
之又云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至哉言乎世之急于自
見者可以戒矣昌黎年五十七而沒夫子言朝聞道夕死
可矣立言如昌黎亦可無憾矣今人萬不能爲昌黎之文
而或有學爲昌黎之文之心而限于昌黎之年且并不能
如昌黎之年其年易盡而其心難盡是則可哀也已余驚

下不能自奮于學年漸老智益困又以人事多故盡焉心
傷疇昔之作區區者無以自信奚以信人特恐身名俱滅
并其敝敝焉詹詹焉者亦同歸于烏有更可哀也竊不自
量欲以空文垂後而文無當于立言言不足以載道不知
後之人有能畧其文而哀其志者乎有能因其志以求其
文者乎則非余之所敢期也鎮洋盛大士

蘊懷閣文集目錄

卷弟一

大雅抑詩解

禮記子夏喪明解

生死說

鄉原說

祛妄說

祛妄說二

名實說

諸系辨

讀史

讀魏志陳思王傳

武侯不諫伐吳論

蜀先主託孤論

陶侃論

竹林七賢論

宋元祐諸臣論

張浚論

卷弟二

孝經徵文序

大學古訓發微序

選讀杜詩序

七峯別墅詩序

黃少淵詩鈔序

袞海軒詩集序

王碧城詩藁序

婁東盛氏宗譜序

趙非石琴譜序

秋夜集淮安郡齋序

送顏翰林典試四川序

送人爲學官序

送王覺梅歸杭州序

贈朱澗南序

贈郝生序

曹礪庵八十壽序

卷弟三

遊小石洞記

遊烏目山房記

維摩寺觀海樓記

遊劍門記

窈窕山房題壁記

可掬軒記

談昔軒記

山陽李氏捐淮安府學田記

寧波府西水關外新建文昌閣記

山陽裴烈婦入祠記

博士箴

存心箴

卷弟四

王壯節公家傳

保康縣典史蕭君廣銓別傳

黃伯璣傳

胡蛟門傳

張椒卿傳

孫少初傳

徐封君傳

汪青州家傳

惲節母傳

房烈婦傳

樵煙野客傳

書贈知府試用知縣李君毓昌事

書章佳文成公軼事

卷弟五

與張若雲書論校太平御覽

答黃琴六書論古泉幣制度

與蕭子山書

答陸祁生書

與丁儉卿書論陳壽三國志體例

與丁儉卿書論毛鄭詩譜義例

與蕭梅江論文書

答郭祥伯書

與吳巢松學使書

答譚康侯戶部書

答黃香石書

與李海帆觀察論文書

與汪己山員外書

答李海帆觀察書

蘇州府志卷之六

答黃香鐵書

卷第六

麗正書院重建楊公祠碑

淮安府重修韓侯祠碑

賜祀昭忠祠四川松潘鎮左營遊擊山陽江君祠版

文

誥授中憲大夫分巡浙江杭嘉湖兵備道署按察使

事護理布政使事開州何公墓志銘

誥授奉政大夫雲南景東廳同知署楚雄府知府前

湖南永州府同知長洲李君墓志銘

例授修職佐郎候選訓導山陽李君墓志銘

例贈儒林郎直隸州州同國子監生王君墓志銘

文學邱君墓志銘

賜祀昭忠祠世襲雲騎尉松江提標千總借補劉河

營把總雷君墓表

華亭王瘦山墓碣銘

國子監生華亭范君玉渠墓表

卷第七

漢熹平石經殘字跋

唐楚州官屬題名石柱拓本跋

金石存跋

任徵君文集跋

讀書敏求記跋

金筑山莊文藁跋

張補庵詩冊跋

駁侯朝宗書昌黎潮州謝表後

書方望溪文集後

書望溪文集後二

書望溪文集後三

擬斬曲几文

悲庭樹文

祭孫少初文

祭劉蒼林文

祭張生承濤文

汪生元祥哀辭

卷第八

先大父維閭公墓表

先嗣母行狀

先府君行狀

先母行狀

先姊行畧

亡兒徵璵行畧

冢婦王氏行畧

哭亡兒徵璵文

悔生居士自祭文

右文八卷計一百一十篇吾師子履先生箸先生有已刻詩集十二卷續集二卷樂府二卷皆係長君小雲所按去歲夏先生抱喪明之痛欲取未刻詩文盡爲焚棄同人力爭乃止適紉蘭自白下至偕友人范君味蓮暨淮上諸同人固請先生訂定詩文全集因分任按讐閱半載始得卒業付諸梓人俾海內之士爭先睹之爲快亦以稍慰先生窮愁著書之苦心云文集外有駢體四卷爲別集至續刻詩自癸未年止其甲申以後當俟增補又小雲以英異之才冠絕流輩其年不永其人已傳

因哀輯所作附于集後亦若曝書亭之有笛漁也道光丙戌中春婁縣受業葉紉蘭謹識

蘊懷閣文集目錄終

大雅抑詩解

文集一

吾讀抑詩而得古人小學之教焉按詩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其首章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箋云人密審于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德行中積威儀外著故其次章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又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夫威儀之飭所以教訓正俗帥天下而民從之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大學脩齊治平之道備焉而入大學必自小學始古人處成人之位不忘子弟之職洒掃應對進退小學之末節也而終身可行故抑之四章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其五章曰慎爾出話其六章曰無易由言其八章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其謹恪有如此者不然則爲愚爲戾

爲僭爲賊故曰彼童而角實虹小子于是示之事不知也
提其耳不聞也故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曰誨爾諄諄聽
我藐藐若是者謂之回適回適者自棄其德者也謂之迷
亂迷亂者顛覆厥德者也吾讀抑詩而得古人小學之教
焉武公年屆耄老而威儀抑抑若此士欲師表人倫必以
敬慎威儀爲本昔者曾子告孟敬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
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卽抑詩之義
也近見吾鄉儕輩中有通脫自憙謾語諧謔者恐後進之
士尤而效之非所以正容體而善辭令也作抑詩解

禮記子夏喪明解

子夏哭子喪明呼天自訴曾子怒之子夏投杖謝過竊疑
子夏亦人情曾子責之爲過甚司馬牛憂無兄弟子夏曰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卜氏豈不能曠達者情莫親于父子
慘莫甚于死亡賢如卜氏何罪之有或曰孔子大聖而喪
伯魚不聞喪明此賢人所以不及聖人也然子夏學孔子
者也則吾知其無罪也會子曷爲乎責之夫惟大聖喪子
乃爲無罪無罪而至此者天也非人也賢人喪子亦天也
非人也然哭之慟則可呼天訴無罪則不可喪子自訴無
罪賢人且不可况其不能爲賢人者人而不賢天或惡之
而降之罰使之不能保其子而曰予之無罪與然吾猶有

說焉人之不爲賢人者未必其皆喪子也世固有人人共知其罪而天終不降之罰者豈人之有罪無罪天亦不能盡知乎豈人人共知之罪不足以爲罪而人所信爲無罪之罪更甚於人人所知之罪乎夫人人所知之罪其罪顯著于耳目人所信爲無罪之罪其罪獨存于隱微而猶居然援聖賢以自慰是喪子猶不足以蔽其罪也讀檀弓記爲之悚然

生死說

人之生也奚自乎吾不得而知也其死也奚往乎吾不得而知也吾所知者人之生氣之聚也其死也氣之散也氣有聚有散故人有生有死氣有厚有薄有強有弱有盈有虧有舒有迫厚者強者盈者舒者壽薄者弱者虛者迫者夭此其常也人之死也不自知其死也不自知其死則亦不能憶其生也惟聰明正直之士生而爲人沒而爲神或含冤負恨死于非命者亦能爲強有力之鬼此則其變也然則非聰明正直與夫強有力者卽無所謂鬼神乎曰有之有嘯于堂者有瞰于室者有馮于物者有託于夢者恍兮惚兮與接爲構此鬼神之由人心生者也非鬼神之從

幽冥來者也惟鬼神由人心生故僂乎若有見也愾乎若有聞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今人惑于輪迴之說謂作善則託生樂土其子孫必曰我祖父死而得所而哀戚之心釋矣謂作不善則受苦地獄其子孫必曰我祖父生有遺行而哀戚之心又釋矣惑于師巫之說者謂精誠所感魂魄可召魂魄之來必藉生人之形體以言其所欲言而其子孫聞祖父之言且有所慰于其中而哀戚之心又釋矣嗚呼死者不可復生之死而致生之大亂之道也夫子言未知生焉知死又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吾之所與知者其可知者其所不敢知者其不可知者也事有以有知知者矣未有以無知知者也吾悲夫世人之以無知知也因作生死說以曉之

鄉原說

孔子惡鄉原而取狂狷何也士之負其異于衆者行古人之道不肯混混焉與世相濁于是獨言而無聽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聲氣無所應求也而聖人猶有取焉謂其裁之可進于道也鄉原同流合汙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吾謂世道有升降鄉原亦隨古今之世道爲升降古之鄉原媚于古之世者也今之鄉原媚于今之世而不能媚于古之世者也古人尚忠信廉潔鄉原竊其近似非之無舉刺之無刺是必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不失足于人而後可以媚于世也今人不尚忠信廉潔見有忠信廉潔者必訕笑之

詬病之抵排而屏棄之故爲鄉原者必且薄忠信廢廉潔和光同塵通達權變衆好亦好之衆惡亦惡之彼所非者衆是之彼且是其所非彼所是者衆非之彼且非其所是是非之心失廉恥之道消匪人敗類皆可與之伯仲也市井駟僮皆可與之爾汝也上至縉紳先生下至廝養隸輿皆可與之飲食遊戲也其諂諂滑稽謔浪笑傲人皆曰是能具應變之才者其詼諧滑稽謔浪笑傲人皆曰是能脫書生之氣者此則今之所謂鄉原也古者民有三疾今亦無之鄉原亦然然則古之鄉原亦今世所謂有道之士也而其見絕于聖賢者何也聖賢之忠信廉潔無所爲而爲之者也鄉原之忠信廉潔有所爲而爲之者也古之鄉原竊忠信廉潔而自附于聖賢者也今之鄉原去忠信廉潔而自居于鄉原者也抑吾又有說焉古今之風俗不同而一鄉之稱爲原人者亦不同吾遊于他鄉所至察其人心風俗各有所爲原人焉吾觀于吾鄉而與他鄉之原人又不同焉且一人之身而前與後又不同焉逢世之術彌近理而大亂真則辨之不可不辨也作鄉原說

祛妄說

崑崙之高不知其幾千仞其上有金臺玉樓七寶宮殿實
惟上帝之縣圃羣真之所棲息也玕琪之花四照修夜與
青藤翠蔓紅刺相拂綴則有翹春明珠元秋沈靈衣裳雅
冶鈞瓊琅琅然聲徹下界咎在茂陵作蜚廉別觀益延壽
觀使使持節設具而侯神人爲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然
少翁以僞書誅詭食馬肝游水發根言神君形不可見聞
其言言與人音等無絕殊者皆詐也萬物職職曰形曰氣
形與氣長曰人氣因形消曰鬼形化氣存曰仙人之氣附
形仙之氣不附形不附形故恍兮惚兮非陰非陽儵來儵
往或駕赤鯉或乘白鹿或軒軒迎風舞翔乎元闕或從雲

將過扶搖之枝與鴻蒙拊脾雀躍倘然止而贄然立夫然故夕汎乎弱水朝臨乎扶桑建羽蓋曳明璫餐瑤芝飫霞漿八瓊之室九琳之堂掃俗世之糝糠渺乎其不可望也乃有委巷下士求馬唐肆窖者密者畱如詛盟棲真之宅近在闕闔自謂窟室同於鑿坏狡駟頑僧憧憧朋從謂人鬼可得而禮小大稽首無任主臣如聞慮嘆如接啟態然其是非乖違曲徇俗尚設淫辭而助之攻者何哉其所爲仙皆其所自爲也仙書無文仙語無詞其有語言文字者非仙也人之託于仙以惑人者也不然則淫昏之鬼馮乎人而爲厲者也天下非無神仙故長房可以遇壺公鮑靚可以識葛君特尻輪神馬遊乎方外擺脫世網吐棄埃壒卽五雲閣史之書絳都太史之冊亦洞府之珍儲非侏儒所沾旬者余故局局然笑彼頑鄙庸下之輩有首有趾無心無耳公然以神道設教僕僕亟拜退而與賈人爭躑且不自知其憊也

祛妄說二

道非教不明人非教不淑教一而已今乃區而三之援此入彼又倡爲同源異委之說儒之言理也性也命也卽釋之言戒也定也慧也道之言精也氣也神也吾觀彼教中明徹此指者少而吾教中依附彼教者多依附彼教之儒其中又有三等其上者體性抱神人貌而天天資高故能浮游乎萬物之祖俗念息故能胥疏于塵埃之表夫然後悟圓覺之用窺衆妙之門解契參同掃諸妄想引而進之庶幾近道聖人得之可與遊緇帷之林不遽屏諸門牆外也其次者外重內拙窮大失居文滅質博溺心蓋自魏晉以降談元軌禪詞流結習震耳眩目誕曼俶詭真誥梵筴

紛放匱匪離奇况習卽其所得並爲陳迹殺核與簡馳騁
文藝玉華瑤筍之唾餘金繩寶笈之墜緒矜喜眩洽於道
尙無大害耳其下者賦性庸弱受識閭汶習誦聖經賢傳
瞽之無相俵俵其何之遁而之于二氏譬猶逐螢火于暗
室輒謂門庭堂奧栗階可升迺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
鼓歌以舞之吹响呼吸熊經鳥升指小乘爲大乘混俗諦
作真諦郗之諂也何之佞也至愚極陋委巷兒女子之所
爲也迺翕翕然目之曰儒者儒者不亦惡乎然吾觀近世
俗儒則三等之下復有下者其人服儒衣冠應科目尚不
能爲俳優者之辭迺亦剽竊黃冠符籙衲子偈語投俗所
好闐然媚世又附會勸善之說同己者譽異己者毀設壇

虔奉神君仙人剪桡爲筆畫沙成字妄立條教若奉律令
復講誦涅槃義如我所說果契佛性鄉閭椎魯市井負販
從風而靡是謂不祥之民不祥之民教之所不容也吳俗
信師巫鬼神事其服儒衣冠者則否今以儒之鄙且險者
假託其間吾恐邪說誣民大道絕塞鄉邦士大夫不自振
拔風氣日下故發憤著辭以闢之闢之勝吾道之幸也闢
之不勝吾說不可易也其闢之之說奈何曰吾且仍問之
以理也性也命也戒也定也慧也精也氣也神也而彼虺
虺然驚也頊頊然不自得也恐恐然不知所對也則其說
不攻而自破矣

吾鄉諸同人有兼通二氏之學者如楊丈叔温汪君厚

夫彭君湘涵各暢義愔具有心得非如近日猥鄙之徒
妄爲惑世之論也善乎湘涵之言曰我信佛道而獨不
喜與監拂釋子參機鋒尤不喜與溷俗沙門作檀越我
信仙道而獨不喜與挾術黃冠論符籙尤不喜與遊方
羽士說丹鑪尚書云絕地天通論語云敬鬼神而遠之
質旁臨上只在寸心嘯雨呼風便成妖妄青天白日中
豈可與幽冥酬答耶故師巫外道及扶乩降仙全是魔
境要去之惟恐不速嗟乎此湘涵之學識所以過人遠
也丙戌二月八日大士自記

名實說

聖人無成名賢人無近名庸人無遠名無成名者不以名
名者也無近名者有所餘于名者也無遠名者無所充于
名者也近名以其身之存亡爲量遠名以十世百世之後
爲量然而及身之名果有有餘于名者則擴而充之十世
可也百世可也君子惟既乎其實而已既乎其實而名或
止于及身焉此吾之不幸也不既乎其實而名或不止于
及身焉尤吾之不幸也所貴乎名者將以傳其實也吾之
名無以副吾實不若無名之愈矣今夫富貴壽考造物者
不輕與人人受之而不察造物所以與之之意于是乎造
物之視富貴壽考皆若不甚愛惜而獨于賢人君子之名

則靳之以爲名者重器也而或輕致焉則天必忌之矣彼
享富貴壽考者亦甚慕乎賢人君子之名以爲名者公器
也而或私取焉則人必嫉之矣爭天之忌犯人之嫉以冀
其不可必得之名則不得不積其力堅其志凡吾力之所
可致者必致焉凡吾志之所能至者必至焉夫孰使我生
而不虛生者非名乎孰使我死而不遽死者非名乎孰使
我不虛生不遽死以有此名者非吾乎吾聞斲輪者欲其
行之遠也必先擇其木之良鑄鐘者欲其聲之洪也必先
擇其金之精故士有務名之心者非賢士無立名之心者
尤非賢士也作名實說

譜系辨

古人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大宗小宗各系其祖之所自出
如以國以邑以氏以官爲姓者皆秩然不可紊然而古之
氓庶亦有居是國卽從其君之姓居是邑卽從其大夫之
姓者此其源流已難辨別秦漢以後氏族日淆流失敗壞
不肖之徒依附門閥而宗法遂不可問矣吾宗世居太倉
先曾祖先祖兩世幼孤又罹家難蕩析離居族人世次闕
軼失傳惟檢宗系舊圖有諱昌者居首故一世卽列以昌
有諱謹者爲昌子故二世卽繼以謹謹生三子長諱璘次
諱琇次諱璣琇生四子長諱宸字小溪次諱宰次諱室次
諱完宸生五子長諱文魁次諱文卿次諱文鼎次諱文英

次諱文榮文英生一子諱朝典字介福卽先高祖也自先高祖以上名氏可考者凡六世其旁支或傳至一世或傳至二世三世皆不可考卽同邑之同姓者旣不詳其所出卽不敢妄爲傳會嘉慶丙寅丁卯間余客虞山有宗人泰符自言其先從太倉遷常熟各出宗圖考之亦不相續然盛氏之在江以南者自宋太子少傅諱度諡文肅公後雖有廢興絕續而其先本出一源以齒爲序當在昆弟之列矣道光癸未泰符來書云無錫有同宗者議修族譜欲徧訪宗支合爲一譜余謂各宗之譜不可妄合無錫修譜自當以無錫本支列于前而于本支外別立支派如常熟則標其首曰常熟支太倉則標其首曰太倉支皆就可知者

詳之不可知者畧之各收其族不誣其祖則譜亦未始不可合也因鈔吾家宗系圖以寄之丙戌春泰符寄示無錫新修之譜受而讀之知無錫之盛有二支一爲默庵公諱景森居邑城一爲壽康公諱綬居澧湖里默庵之孫諱子實生三子長諱昂次諱暉次諱昱其後子孫繁衍散處他郡而太倉一支則係弟三房諱昱之後常熟一支則又太倉支弟四世諱宰之後也然未審其所據何譜又常熟支以宰爲遷虞始祖宰卽小溪公之弟當生于明神宗時按太倉自我 朝雍正間僑置鎮洋而宰之旁注云鎮洋縣學生顯係謬誤豈傳寫之外與抑無徵而不信與余異日將訪無錫虞山宗人詢其始末必有舊譜可據方能深信

否則闕疑可耳若吾家之譜則當恪守先君子毓英府君所訂定者自一世諱昌至先君子凡九世而于他支之難以引據者不得強爲引據與其遠而難信不若近而可徵我子孫其慎之作譜系辨

讀史

自古權姦之誤國易見而庸臣之誤國難知權姦一敗爲天下僂而庸臣旣誤其國復竊恭謹廉潔之名以全其身家而保其妻子夫臣之事君功過不能相掩惟庸庸者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無過則位可長保位保則位之卑者日益高位益高則益求所以保其位者太史公作列傳以直不疑爲微巧以周文爲處譎而附于萬石君之後其戒深矣石奮歷事文景父子卿相石建誤書馬字卽懼譴死石慶爲太僕御以策數馬此一家傳授心法也漢武雄才思得跖弛之士然其重儒術徵賢良但藉以潤飾具文非實中心求治也于是公孫宏以對策擢第一拜博士進爵三

公脫粟布被汲黯直斥其詐宏謙讓引咎帝益厚之此卽萬石君之故智也本傳謂其外寬內深又謂其行義雖修然亦遇時蓋極鄙其爲人而出之以隱約之語復明著其義于汲黯傳云黯常觸宏等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又曰丞相宏入見上或不冠黯見上不冠不見也又曰淮南王憚黯難惑以非至說丞相宏如發蒙振落耳宏爲主上所狎侮藩侯所藐視其不足比數可知宏治春秋黯學黃老若論儒術似宏勝黯而宏之爲儒特投上所好保全祿位較之石奮無文學而謙謹者其居心更爲可鄙汲黯崇尚清靜蓋是時天子方有事邊塞中外騷然將以救其弊也今夫人臣忠于君利社稷者不必盡託于儒術惟患得

患失之鄙夫轉得借儒術以文其姦則自公孫宏始也厥後韋賢元成匡衡張禹孔光之徒咸以儒宗居宰相位而漢祚日衰太史公諷之于前班孟堅譏之于後世之服儒衣冠傳先王語持祿保位終身無所建白者其誤人家國實爲可憤唐權德輿兩漢辨亡論謂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多方善柔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以身圖安不恤國患釀成厲階蓋借禹廣以譏時相也李德裕論張禹謂以年老子弱不對天變王氏之禍因禹而發乃漢之賊爲國之妖嗚呼夫豈得爲過論哉

讀魏志陳思王傳

陳思王植擅辭賦之才秉忠貞之志而憂讒畏譏遭逢苦辛鬱伊幽憤至于科頭負斧鑕徒跣詣闕下文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乃伏地涕泣太后爲之不樂是時朝廷遇諸國法峻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作詩送之聲淚俱下肝腸斷絕嗚呼以植之才而天之厄之何其酷也漢祚將傾魏國初建植心不忘漢其作情詩則云遊子嘆黍離處者歌式微其送應氏詩則云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其作三良詩則云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蓋愴然于山河風景舉目皆非而身爲魏氏子臣則又忠孝不能兩盡不得已而詩歌

遊覽中微寓其意後人乃謂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豈知植之心事乎迨黃初改元天命已去無可挽回則思盡職藩輔上疏求自試恐墳土未乾身名頓滅願益山海于塵霧瞻日月于宵隱情悵款聞者惻然徙封東阿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又上疏陳審舉之義謂權在則疏者亦重勢去則親者亦輕取齊者田族而非呂宗分晉者趙魏而非姬姓千秋殷鑒亮哉斯言魏武篡漢而昭烈能割三分之一者劉氏之宗支未絕也司馬受禪而魏祚遂無一綫之延者曹氏之懿親盡廢也故使操能立植則植必不肯篡漢植之不立漢之不幸也使不能用植則晉必不敢篡魏植之不用魏之不幸也夫以植之志與其才而于父子兄弟間若無地可以容其身者年止四十有一而憂傷發疾以死此吾所以讀魏志而歛歔嘆息也夫

武侯不諫伐吳論

武侯初見先主勸以結好孫權俟天下有變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而圖霸業及先主東向伐吳遂有猓亭之敗而武侯不諫何也漢賊不兩立結權將以拒操而權與操合是權卽漢賊也蜀自于禁受降龐德伏誅威震華夏操議遷都以避其鋒向使吳不助操則樊圍不解而操勢日蹙今乃損我大將奪我疆土此固先主所切齒而拊心者當是時武侯必有決勝千里之策而畱守成都不得身親行陳則其策或不果行或行之而未得其當惜乎史傳不詳遂疑伐吳一事武侯未嘗以身與乎其間也而反以不諫用兵譏之則更謬矣或曰先主銳

意興師諫必不聽故不諫也夫先主自用武侯未嘗有復諫之事如不可伐安得隱忍不言故曰伐吳之役先主之志亦武侯之志也或又曰然則先主沒而遂通好于吳此何義邪余曰兵家之進退亦審乎時勢而已矣當孫權之據江陵而襲臨沮也其勢不可以不用兵不用兵則吳益驕而蜀日弱至於國有大喪自當休兵息民蓄其精銳釋東南之憾專意于中原且權畏罪請和先主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貳而伐之服而舍之春秋交鄰國之善道也故曰與吳修好武侯之志卽先主之志也武侯嘗曰法孝直在必能止上東行卽東行必不傾危此特因先主之不善用兵而深悔此舉之失耳豈謂伐吳不可諫而必有俟乎

孝直之諫哉

蜀先主託孤論

先主病篤屬丞相亮以嗣子可輔則輔如其不才則可自取孫盛譏其亂命余謂不然天下者高祖世祖之天下也其篡漢而有天下者曹丕也漢祚將滅先主以帝室之胄信大義於天下者亮之力也夫丕漢賊也亮漢臣也嗣子續承漢緒者也倘其終於闇弱恐區區之蜀亦難自保毋寧使益州全境歸之于漢臣之手不可使漢賊竊而有之如天復欲祚漢乎禪雖不才而亮如伊尹之于太甲弗狎于不順亦可令嗣王克終厥德爲漢室無疆之休如天不欲祚漢乎禪既否德忝帝位而亮受遺詔名正言順揖讓之風比隆虞夏亮必翦滅曹氏殄殲漢讎復使漢家子孫

統承先王修其禮物錫之元牡苴以白茅則漢家四百年之宗祀猶可以不墜也且先主逆知嗣子之不足有爲漢祚之不可復延而以神器之重屬之于亮光明磊落無固無我故陳承祚評曰此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被孫盛者何足以知之

陶侃論

盛子履曰余讀晉書陶侃傳而深嘆作史者之誣也史稱侃少孤貧以縣吏起家累官至龍驤將軍武昌太守及平王敦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平蘇峻封長沙郡公斬郭默走石勒遂定襄陽拜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其勲業如此又稱侃恭謹勤職愛好人倫在州無事日運百甓誠人逸遊荒醉又語人曰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不可亂頭養望自謂宏達其勤慎如此又稱侃少時廬江太守張夔聽鄱陽孝廉范逵之請召爲督郵領樅陽令夔妻有疾將迎醫數百里外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

之疾而不盡心遂請行人服其義既貴命張夔子隱爲參
軍范逵子珧爲江東太守凡微時所荷一殮咸報其不忘
德如此又稱侃拜大將軍上表固讓曰臣非貪榮于疇
咎而虛讓于今日也臣常欲陛下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
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疾篤又上表請速選良才奉宣王
猷雖聖資天縱方事之殷當賴羣儁其惓惓忠愛又如此
侃有將相才亦兼有德行者矣乃又載其夢生八翼飛而
上天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
祥自抑而止此何語邪夫誣人以叛逆而出自作史者之
口其謬孰甚吾嘗推求其故在乎蘇峻之亂侃擁兵不進
平南將軍溫嶠揮涕登壇奉爲盟主屢以峻殺侃子激怒
之侃兵始出侃之勤王非侃意也而侃之心若有不可問
者然侃特以不與顧命疑朝廷輕已嶠亦知侃無他意故
勸顧命大臣庾亮往拜之而侃憾頓釋曰庾元規乃拜陶
士行邪晉世將相好以位望相誇耀侃挾不受顧命之憾
出師遷延功業雖就致以窺窬誣之夫討賊者春秋之大
義也侃之所以被誣者亦其所以自取也夫

竹林七賢論

竹林何賢賢其善談元理也晉人談元者不止七賢也何賢乎七賢七賢者以酒作合者也山濤八斗方醉劉伶荷鍤自隨阮籍與咸大盆盛酒圓坐大酌嵇康恬靜向秀清悟二人尤相善劉伶遇之欣然神解攜手入林王戎時詣籍飲籍戲之曰俗物來敗人意乃知七賢之稱亦如胡毋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之徒散髮裸袒閉室酣飲時人謂之八達耳其賢否不及深辨也然山公酒中之人傑也劉阮諸公酒中之狂簡也嵇康向秀酒中之高士也彼王戎者一貪庸猥鄙之人耳以貪庸猥鄙之人而謬附于七賢世之爲王戎者可以恥矣然戎雖貪庸

猥鄙而猶知與嵇康阮籍阮咸山濤向秀劉伶相往還此
戎之所以爲賢也世之爲王戎者惟知與王戎之徒相飲
酒遇嵇康阮籍諸人則擲揄非笑之雖有如澠之酒不能
分嵇阮一栝卽嵇阮亦斷不肯與其飲夫嵇阮不多得而
王戎則不少觀于世俗中之王戎則竹林中之王戎賢矣
哉

宋元祐諸臣論

宋神宗用王安石創立新法中外騷然神宗崩哲宗立宣
仁太后聽政驛召司馬光呂公著爲相一時賢士皆進顯
秩光之入相也或言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宜少優容以
防禍患光不聽公著在神宗朝以論青苗法貶秩及爲相
與光同心協力以常平舊式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叅募役
凡安石病民之政悉罷之羣小側目莫敢構誣宣仁太后
崩哲宗親政舊姦窺伺蘖芽其間元祐諸臣相繼放逐徽
宗立蔡京當國目光等爲姦黨書其名于碑夫君子小人
勢不兩立使元祐諸君子能稍畱餘地則小人亦不甚嫉
惡之然自古有依附君子之小人斷無畏避小人之君子

元祐諸君子非有意與小人爭也新法一日不改卽民生一日不安國本一日不固而光與公著等不忍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也然則爲政之道亦在用人而已矣太后用司馬光呂公著而章惇蔡卞輩無所施其儉巧九年之間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古來母后當國非國家美事而宣仁獨有女中堯舜之稱非以其能進君子退小人哉若夫元祐之局一變而爲紹聖於是乎有畏避小人之君子而終無容留君子之小人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徽欽之禍哲宗始之也

張浚論

宋張魏公浚以吳玠故殺曲端又不能容李綱趙鼎後人譏之余謂曲端之殺浚不任咎卽其與鼎異議要其所議爲公非爲私也惟因宋齊愈而劾李綱則浚不得辭其咎端在渭州浚欲仗其威聲擢爲大將而端素剛復與浚議論不合彭原之戰端不救吳玠玠以兵敗怨端端劾之玠遂譖端于浚初朝廷命王庶以龍圖閣待制統陝西六路軍馬端不受節制庶深銜之乃語浚曰曲端不可用且嘗作詩指斥乘輿浚下端獄端死獄中聞者寃之端雖有將才而桀驁無人臣禮旣違王庶節制又欲卽軍中斬庶頭奪其兵朝廷召之擁兵不行諸將士籍籍謂端且反浚不

能數其罪而斬之此浚之過也乃以作詩誹謗謂罪不當
誅可乎建炎初浚薦趙鼎爲司勳郎累遷侍御史浚往江
上視師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浚乞幸
建康鼎請回蹕臨安浚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
鼎言得河南不能保金人之不內侵光世累世爲將無故
罷斥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出知紹興府帝罷光世以
王德爲都統制酈瓊副之命受呂祉節制瓊與德執祉以
降僞齊浚復入相帝欲遠竄浚鼎固爭之乃以散官分司
永州議者謂鼎無爭功之念浚有忌賢之心不知鼎之爲
國以固本爲先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浚之爲國則在
于因利乘便作興士氣維繫人心鼎恐宿將驟廢戰士解

體浚以光世庸懦不足有爲二人所見不同其忠一也且
浚去位時帝欲用秦檜浚止之乃用鼎曷嘗有忌賢之心
哉李綱以三疏進高宗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
財以助軍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論其不可浚謂齊愈曰公
受禍自此始矣其意若有不滿于綱者初金人議立異姓
吏部尚書王時雍問于吳玠莫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
昌適齊愈至時雍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議乃決至
是齊愈論綱三事之失不報齊愈將再上疏其鄉人嘆齊
愈者竊其草以示綱綱乃奏逮齊愈正其助逆之罪戮之
東市時浚爲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
之罪詔罷綱提舉洞霄宮夫邦昌國賊也齊愈擁戴國賊

者也以丞相殺侍從不可以丞相誅國賊奚不可且其時
方將枕戈嘗膽選士練兵以進取中原而成大業而忽阻
招軍買馬之議是不過愛惜小費苟且偷安束手待斃委
天下而畀之于強敵也至李綱一去兩河相繼陷沒此則
不能不爲浚咎耳若夫秦檜之姦浚不能察及與共事方
知其闇蓋檜機穽深險外和中異知人之明不獨浚有不
逮卽鼎亦有不及防者吾觀浚之忠悃至死不變臨沒誠
二子以國恥未雪身死不當葬先人墓下浚亦人傑矣哉
乃論者謂浚多過失宋史本傳特因其爲南軒之父而過
于褒美此殆所謂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與

鐵嶺達 麟校

孝經徵文序

文集二

讀書必辯真僞自僞書雜出綴學之士羅絡異聞跡相祖
述若夫抗心晞古之彥綜覈墜簡刪除繁惑輒謂墳典散
佚去聖遼遠古經畱遺多由僞託不知盧牟羣言解釋義
旨實事求是如衡城縣偏信爲愚過疑爲悖末學膚受其
失則一山陽丁子儉卿殫功誤集義據通深嘗駁辯論語
孔注謂非安國所作漢藝文志止詳古文論語篇數別無
訓釋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
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安國獻之亦不言其曾作訓釋安
國以論語教魯人扶卿見論衡亦不詳其注解至魏正始
中何晏誤集解突然有所謂孔注者觀王肅家語後序云

安國撰衆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尚書傳五十八篇方悟論注書傳俱係僞託特著家語後序取信後人僞家語卽出自肅僞孔注或亦肅所爲何氏識聞取入集解耳儉卿之論陋儒駭詫然創而確不可易也其所述孝經徵文則因朱子刊誤之作不能無疑考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對篇河間獻王云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漢書匡衡傳衡上疏曰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箸之孝經首章漢世儒者其言鑿鑿餘若呂氏春秋陸賈新語應劭風俗通劉向說苑諸書皆有援据孝經之語則是兩漢以前其書已炳若日月桐城姚姬傳先生云孝經非孔子手訂而義出於孔氏蓋曾子之徒所述特文有譌脫章

有離合不得斥爲僞書儉卿之言與姚氏互相發又以古文孝經孔傳一卷近世所得自日本國者亦非安國原本安國作傳漢人不言獨家語言之家語王肅僞撰此孝經注有與家語暗合隋經籍志王肅孝經解久佚不傳今畧見宋邢昺疏中而邢疏所引肅注多與孔傳相同是必肅妄作傳假孔氏以證其肌見唐司馬貞指斥孔氏鄙俚不經劉焯詭隨妄稱其善或遂疑焯所作而不知劉焯得之王邵邵與焯或皆被欺於王肅者也存孝經之真辯孔傳之僞真僞不亂斯爲尊經近世士大夫惶惑於疑似之界而讀書無識制行之大節遂不能無遺議焉然則儉卿之述孝經徵文又不僅在文辭之末也

沈西雍云日本國所傳古文孝經孔注實係贗本余持此論久矣且與諸傳注所引多不相合似尚非子雍偽誤之本近日又有孝經鄭注一書亦來自倭島其注上帝曰天之別名則與鄭注他經天爲昊天上帝帝爲五帝顯相違戾其爲偽書無疑丁君之書雖未概見觀此序則其於古書真偽疑似之際判若淄澠海外估舶作偽欺人學士大夫往往爲其所惑余將辭而闕之願二君助我張目也

大學古訓發微序

大學與中庸俱在禮記中考漢志隋志知漢以後禮記中庸已別行大學則自宋天聖間與中庸並賜新進士見玉海司馬溫公誤中庸大學廣義見通考是大學別行實不始於程朱矣今考論語中庸孟子朱注間異古注而次第不改大學自二程子改易古本所改之本彼此互異朱子增補闕文析經傳爲二其改本與二程又別嗣後董氏葉氏蔡氏各立意見紛若聚訟夫聖賢義理之學莫精於朱子學者當以朱子之書覈之於鄭孔之說知鄭孔所未及者朱子能推闡之其有鄭孔之說爲是而朱子之說不盡合者亦不必爲朱子諱也伏讀

欽定三禮義疏於禮記大學全錄注疏於前編次朱注於後卽尊崇朱子之中寓不遺古本之義

聖人之學集厥大成漢宋之儒同條共貫安溪李文貞公經學悉宗朱子獨大學信用古義吾師竹汀錢先生論大學宜遵古本見潛研堂文集陽湖惲子居亦言格物致知本無可釋見大雲山房集長洲宋于庭著有古義說上下篇世之習見朱注者每於漢唐師承視爲偏駁余恐其愈久愈墜也作大學古訓發微二卷非敢與宋儒異論也學問之事在乎並收具蓄祛一偏之蔽折衷於至當義理不覈諸考據則不精考據不衡諸義理則不粹凡信其所學而訾其所未嘗學者皆陋也則不棄鄭孔之說庶幾不悖

於朱子也夫

選讀杜詩序

古人詩文必讀全集無取選本小山峩大山岨巒山墮重
甌隙一卷不足言也河出崑崙虛所渠并千七百一川一
勺不足言也著述家有純有雜純者取雜者棄庸知吾所
取者未必盡純所棄者未必盡雜故惟博學方能詳說惟
詳說方能反說約矧少陵一代詩史詩可刪詩之通于史
者不可刪少陵之詩本無可刪者也昔夫子示學詩之益
可以興觀羣怨而大旨在事父事君三百篇中忠臣孝子
感懷家國勞人思婦之長言詠歎發乎情止乎禮義者聖
人錄之以垂教萬世離騷上嗣風雅漢魏繼之體格各異
情性則一齊梁以降迄于初唐新聲作古義替少陵讀破

萬卷發揮忠孝接續風雅使千餘年來聖人與觀羣怨事
父事君之教賴以不墜竊謂毛傳鄭箋說詩之祖傳先聖
之墜緒厥功甚偉而少陵闡明詩教其功實在漢儒以上
蓋自屈子而後一人而已是故北征東山之嗣響也諸將
出車之遺意也哀江頭哀王孫黍離板蕩之憂思也垂老
別無家別茗華萋楚之哀怨也流離寇亂關河困苦負薪
拾杞妻子餓殍拾遺一官沈淪半世巫山巫峽栖栖往來
如幕上之燕漂搖無定而忠愛之念未嘗一日忘嗚呼讀
少陵詩悲其所遇每令人歛歔涕泣而不自已信乎詩之
足以感人也學者隨性所近各集其益妄意棄取其失則
陋是選非以示人以自課也置杜集于座右與選本參按

則杜之用意與余選杜之意竝見若舍全集而守選本是
指一卷一勺爲山海也余何敢

七峯別墅詩序

七峯別墅詩吾邑汪厚夫樞曹偕其同官倡酬之作也墅去

圓明園里許均堂清闕巖廊屈曲西山一角白雲蓬蓬然
出沒簷雷不雨而潤無風自涼諸君退食自公吟嘯贈答
穆如曠如以山林之樂得之廟堂中人於戲盛已厚夫通
籍後三入軍機一由內閣八一由刑曹入一丁宮庶公憂
服闋復以刑曹入我
朝設立軍機處始于

世宗憲皇帝雍正五年其制如宋樞密院然宋樞密專掌
兵事而我

朝軍機處則主內制主徵發賞罰功罪主受天下之成蓋
宋以翰林學士樞密使中書平章事分其職而我
朝以軍機處總其成是以

天子慎簡勲舊大臣有才德威望者掌之而軍機章京
黽趨事日不暇給惟恐不得一當與人酬接其言論風采
皆嚴重謹密望而知爲軍機中人也今諸君于散直之暇
俯仰容與浥清泉翫奇石林鳥悅性山花笑開而琴歌酒
賦足使薜蘿猿鶴之侶伸紙操筆欲參末席讀其詩者皆
謂諸君文字之癖未盡除故其煙霞之興不可遏而不知
朝野靜治薄海乂安是以廷臣無奔走先後之勞而有舞
蹈詠歌之樂也詩凡如干首嘉慶戊辰六月望日厚夫錄

于京邸而屬大士爲之序云

汪已山云雍容寬博之文而可備掌故詩序中有數之
作

黃少淵詩鈔序

作詩者其皆不得志乎金鑪球磬厥聲嗶嗶封禪玉檢明堂基曷爲傳之七十有二代也其皆鋪張揚厲潤色鴻業者乎曷爲抱石沈懷沙死陽阿晞髮被薜荔帶女蘿與山魃木魅相儕伍也夏蟲不可語冰春禽之響不同秋蟀詩各隨乎其人耳吾州窮士之藪也然間有達者間亦能詩詩皆不工必其有人有意與窮士角勝則詩方工詩工而達者窮焉窮且死焉則詩之崇也以余觀州人如蘇餐霞彭甘亭張椒卿孫少初諸君或老而凍餓以死或侘傺鬱伊中歲賁志以死或骨肉訣別子身煢獨以死詩皆絕工汪厚夫年二十爲翰林官至太守州人中可謂達者矣酷好

與窮士言詩以至手足痿痺而窮以死詩之厄人如是至如余者窮而不工然余之窮不至如餐霞甘亭諸君之甚而自視近詩較少作稍進視目前之窮較十年前愈甚餐霞甘亭無子余亦喪子椒卿少初流離顛沛余之羈孤厄塞亦如之余雖窮耽詩不死不止故耽詩者樂與余交不患其窮必求其工黃君少淵州人中耽詩而奇窮者也癸未二月遊淮閔余窮執余手欷歔欲泣示余以詩藁憶昔乾隆癸丑余年二十有三君年四歲余讀書君家君之父君之叔父君之從父舅弟皆詫余才氣高邁不可量余頗自負君雖幼甚而眉宇挺秀有英采旣而君之父捐館舍余辭去之南鄉二年之北鄉三年之虞山六七年之浙東

西之魯之齊之燕趙八九年蓋與君不相問者垂三十年或遠道暫歸道左一顧領首卽別絕不意君之耽詩若是詩之多且工又若是也然君詩愈工而窮且愈甚矣君少孤爲母夫人負米適千里歲暮冒風雪歸不一載喪其耦呱呱者日夕啼泣調粥糜納糗餌其口則少止寢薦遺矢則手自湔濯母夫人益衰老卽欲謀修脯且不能出門去冬余晤君咎君以耽詩故窮至此君不之悛復出詩相質卷首有序余所譏也其時君之窮尙未至于此極故述君之窮尙不足以概君而余今日之窮亦視作序時更甚焉今別君又一年矣不知君之窮復何若因卽前序之說增刪之惟窮者知窮者不必傳其詩而能傳其窮况君詩必

傳者也雖然君年方壯天或者昌其遇因昌其詩忽而爲明堂清廟金鐘大鏞之聲君將爲其達者乎抑願爲其窮而達者又仍歸于窮乎君其審擇之可矣

郭頻伽云瑣碎覩縷如道家常而情文頓爾至致此文之所以貴乎真也其序述悲涼激越不覺爲之雪涕

袞海軒詩集序

作詩之道存乎其人之品與學其人品學俱邃則其詩必能原本忠孝發摠性情成一家言不然雖以其詩弋海內盛名譬若溝澮之水可立涸也故有品有學者不必其皆能詩不能詩不害其爲賢人而真能詩者其人斷無不賢卽不必盡合於中道而爲狂爲狷其識趣必有大過人者儉卿丁子吾黨中植品者學之士也年十四五卽究心漢儒訓故鍵戶著述十數年六經各有注解其說與許君鄭君相發明以餘事爲古今體詩若建安諸子若陶公若顏謝若齊梁初唐盛唐無所不學而於昌黎最近讀其詩疑其沈潛孳索專用力於此者勤且久不知此特儉卿之緒

餘耳儉卿又曷嘗以能詩自命哉夫詩得於性之所近而成於功之不息然猶就詩論詩若詩家探本之論更有進於是者岷山導江蟠冢導漾導淮自桐柏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江淮河漢天地之化之流行而不息者必有其發源人聲之精者爲言而言之可以留於天地間者亦必有其所自出故人必先正其性情厚其學養則志之所向言卽應之古人有作詩絕少偶見一二而卓然足傳者其源流正而所植者厚也以儉卿之植品耆學年力方富而詩之進境已若是過此以往何可限量昔亭林先生羽翼經傳不以詩名而其詩沈深雄邁一洗明季陋習近如吾師竹汀錢先生自言平生肆力經史無暇工詩然潛研堂集一時諸名家未能或之先也蓋詩之境界無盡惟蓄道德而能文章者其所造亦無盡余故爲儉卿勗之若謂攷證之學與辭章之家分畫畛域專擅則勝兼習則絀此臆說也余未信之質之儉卿亦謂余言不謬云

王碧城詩藁序

余樸率不妄譽人亦不好詆毀人然世之負才氣能鑒別人賢否者余皆樂從之游雖其議論不盡合而與和光同塵無所短長者有間也王君碧城温温然雍雍然平生未嘗道人過失人有善則獎勸不絕口余始交王君疑其達心而懦多可少否徐而察其行則耿介絕特雖窮乏不乞憐于人既而觀其詩則清超朗暢脫去雕飾翛然出塵君家吳門之飲馬橋老屋數椽僅蔽風雨無僕隸應門有子數人洒掃進退各司其職客至少者烹茗長者執甌以獻君欣然與客晤對或日晡談尚劇君之夫人遣諸子適市具酒脯留飲輒盡歡余游吳門必造君廬竟日談論所談

者各以所造之詩境研窮其得失君詩五古勝于七古近體勝于古體五言勝于七言而集唐一體如七襄雲錦無鍼線痕尤爲神技嗚呼君十年前歷聘諸節使名聞公卿頗有權貴人欲羅致而薦拔之者君毅然以義自持甘心窮餓而不悔年六十餘簞瓢屢空晏如也讀君詩悲君之遇益信君之志行不可及余故不妄譽人而君亦無俟余之譽也聊述所知于君者以想見君之爲人君季子其福郡文學余之門弟子也品遠而學優食貧自甘守道不變君之貽謀遠矣以君詩索序爲述其大畧如此

婁東盛氏宗譜序

予家舊傳宗系圖乾隆甲午夏日先君子依次序錄距今五十寒暑蟬蝨剝蝕紙墨漫漶迺亟編纂增補釐爲二卷顏曰婁東盛氏宗譜攷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其五曰宗以族得民小史奠繫世禮記大傳繫之以姓而弗別此卽宗譜之所自昉矣古者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此宗法之善也自宗法廢而族譜興趙宋以來譜系之學向推歐陽氏蘇氏歐陽氏譜中間失世次者再蘇譜三世而上失其次以二公之博洽豈不能旁徵曲引鋪張盛美而其謹慎乃若此蓋不敢自誣以誣其先人也吾盛氏系出姬姓召公之後歷

千百年支派繁衍廢興絕續皆不可考其時代相近又同籍貫者百數十年間頗多聞人然亦不敢妄爲附會故自本宗之外凡旁支或傳至三世或傳至五世無考者概從其闕惟傳疑乃所以傳信云歐譜世系圖表皆限以五世是編圖宗歐法表列四世稍示變通蘇譜於本宗詳書仕娶生卒旁支不書是編苟有可稽必爲采輯又子孫世世當保守者莫重於祖墓我先人自文英公以下五世兆域歸然獨存今州城北門外錦浪橋之東北王家涇之南岍西南正兆爲前明處士文英公之墓王孺人合葬焉其昭兆葬前明郡文學介福公邵孺人合葬焉副室須孺人耐於東旁其穆兆葬處士文敷公陳孺人合葬焉文英公墓

之東南十數步爲處士宗賢公之兆謝孺人合葬焉其昭兆葬處士贈修職郎祀瞻公費孺人錢孺人合葬焉西南十數步爲處士維閭公之兆曾孺人合葬焉其昭兆葬文學贈修職郎毓英公會孺人合葬焉俱繪圖入譜俾子孫守之勿替至如譜家例有世傳以紀事實吾宗累世務農潛德弗曜高祖介福公爲明季諸生避亂隱居曾祖文敷公幼罹家難先人著錄悉就散佚是譜僅錄州志二條及家傳如干篇不敢私自握筆假托鉅公致蹈誣妄之罪也嗚呼余家門祚之衰至斯極矣然以余之庸材碌碌老而無聞猶不至飢餓以死者一粥一饘皆先人之賜也可不念乎傳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余

之有志於輯譜也久矣嘉慶癸酉曾經錄校旋以他事中
止迄今又十有一年復檢舊藁釐定體例自愧樛昧寡識
不足以表揚清芬後嗣子孫將廣其義類而續修之卽本
是編以爲椎輪此則余之志也夫

趙非石琴譜序

虞山下有泉泠泠然環繞城濠流而爲七象琴之絃名曰
琴川其鄉人多善琴相傳嚴氏遇仙人授指法其聲清靈
超脫江以南之琴首推虞山派山東南三十里曰唐墅琴
藪也有李氏兄弟長曰詠葭次曰味霞味霞之子曰小霞
皆善琴而詠葭尤善其鄰人有趙君字非石世習賈人業
性孤癖不善貿易虧其貲困甚工於詩吟哦聲日夜不輟
曾學琴於詠葭盡得其指法余客唐墅從非石受琴得思
賢操一曲今忘之矣詠葭謂非石琴意微妙而過於悽惋
未幾非石以幽憂死余傷感不已乃讀其所訂琴譜而序
之曰夫琴調六氣君子聽之以平其心也然而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不能使樂心感者爲悲哀哀心感者爲歡樂故深於琴者雖各極其妙而不能無所偏異於靡靡之響千手一轍故其不能無所偏也卽琴之所以可貴也琴之音有五宮音主信商音主義角音主仁徵音主禮羽音主智琴之絃有七一絃屬土爲宮在天符經曰土星分旺四時絃用八十一絲二絃屬金爲商在天符經曰金星應秋之節絲用七十有三絃屬木主角在天符經曰木星應春之節絲用六十有三四絃屬火主徵在天符經曰火星應夏之節絲用五十有四五絃屬水主羽在天符經曰水星應冬之節絲用四十有五六絃爲文聲主少宮在天符經曰文星於人爲文德柔應剛也七絃爲武聲主少商在天

符經曰武星於人爲武功剛應柔也其右手指法三十有五其左手指法四十有九其向徽曰外曰出其向身曰內曰入其大指向外出絃曰擘向內入絃曰托其食指向內入絃曰抹向外出絃曰挑其中指向內入絃曰勾向外出絃曰剔其名指向內入絃曰打向外出絃曰摘是爲初明之八法其按絃之法稍一輕浮則吟猱飄忽綽注狂誕一曲之音不相聯絡至徽之上下分數務在按準而吟猱收轉則必用力圓健動指自然手法旣合節奏自雅然疾徐輕重之節奏同而歡娛愁苦之意趣不同或謂琴通於詩歡娛之辭難工愁苦之音易好吾謂以愁苦之人聽愁苦之音則以爲工耳非琴之果有所偏也今於玉驄金勒豪

華貴介之前而操烏夜啼平沙落雁諸曲則未必知其工
矣非石以賈人子避俗如仇至於窮以死故其琴聲哀余
又工愁善恨故聽非石之琴而有感焉余不能哀樂而樂
哀則序非石之譜雖不能盡述非石之琴之妙而不可謂
非非石之知己也今也人琴俱亡所存者其譜耳乃其琴
譜存而其詩已盡散矣悲夫

秋夜集淮安郡齋序

昔人有言士屈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夫所貴乎知己
者非以功利相結納也自世道不古而上下之交惟功利
所在趨之若鶩其以文章道義相期許者無有也若筠圃
太守富公則不然公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不諂故凡仕宦
中所共爲者公有所不屑爲不瀆故公所不屑爲者人雖
欲爲之而終有所不敢爲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公
之廉明正直聲聞遠近大吏倚畀兩攝監司將入告

天子內陟卿輔外任封圻而公晝省夕考退思進思惟日
不足又以詩歌涵養情性而不與時俗爭淹雅之名故不
知詩者公皆不與言詩卽深于詩者公亦不輕與言詩獨

于下僚中之迂踈積散如大士者乃引而進之几席之間
謂能志乎古而不隨乎流俗者也嗟乎一介之士有悲憂
困瘁至于窮以老得一知己則顧盼之榮重于金帛大士
何人而受公之知若此人皆謂公之好尚與世俗異而公
不自知其所以異也歲在乙酉大士抱骨月之戚適當秋
序卉木黃落草蟲淒切索居寤嘆悲不自勝公恐其哀而
至于傷也置酒召飲座無衆客獨桐城汪君以樸公之素
心人大士之文字交也酒半酣三人縱談上下今古睂軒
神聳高歌清嘯若出金石不惟尊卑世俗之見無所介于
其懷卽賓主禮數亦不屑屑焉效拘苦牽率之態者旣醉
而歸殘月在樹涼風襲裾漏四十餘刻聞桐陰深處琴聲
泠泠然如遇公于高山流水間也

送顏翰林典試四川序

天佑我

聖清以文教治天下超唐軼漢紹隆成周五嶽之秀各獻其魁奇才傑並進于輦轂之下而益州在數千里外峨嵋劍閣井絡垂耀靈異鬱積扶輿蜿蟺與五嶽爭勝不相讓其卦值坤多斑采文章其辰值未尚珍味其德在少昊好辛香其星應輿鬼其士君子皆精敏通洽自蠶叢魚鳧開闢榛莽歷數千年至于我

清鴻才碩彥聯屬蒼稗相如子雲莫能擅美

皇帝二十有三年命翰林院侍讀臣顧元熙翰林院編修臣顏伯燾出典試事

蘇轍文集卷之二
皇帝若曰朕聞西川之彥文秀瑰瑋湛然岳立不營不求
德聲邁流女其搜羅剔抉無有湮沈朕則嘉女元熙伯燾
頓首稽首受

命卽戒行李出都都中士大夫不及餞送顏君介其鄉人
黃釗乞余作山水一冊壯其行余惟海內山水莫奇于蜀
中入蜀中縱觀山水則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今顏使君
奉

天子命輶軒所至山川奇秀盡入掌握然而玉華金碧希
世之寶辛蒟芳蒟果實之珍桃支靈壽竹木之貴或其盤
桓利居削迹守素必窮日夜之力是經是程是究是度然
後隱者矐伏者出龍翔其鱗鳳集其翼而山川奇秀之氣
莫得而闕焉余故樂爲之序兼以質諸顧君知其能相與
以有成也山水之冊不及作還 朝請爲作蜀游圖可也
汪已山云以蜀道與衡文互爲聯絡絕似韓柳送衡山
道士序而氣格亦復古茂

送人爲學官序

國家學校之官府有教授州有學正縣有教諭其佐皆有訓導教授以進士選學正教諭訓導以舉貢選乾隆三十一年

純皇帝特命王大臣以身言差天下舉人久次吏部者一等試知縣二等試教職著爲令更數年一舉歷

仁宗朝至

今上悉如舊制道光甲申客有部選得教職者以余爲識途之老馬也屢問所以爲官者余謝弗知客曰子豈備官而未之知余曰唯唯否否不知子所問者爲官乎爲學乎學官者官而學者也其賢者志乎學不志乎官者也其不

肖者昏乎學而溺乎官者也君子之學也期其用也學官則以不用爲用聚一鄉一邑之秀而教育之以儲其用其爲用孰大于是是故志乎學不志乎官然後可以爲學官若夫昏乎學而溺乎官者見府州縣則羨而畏之從而暱比之于求之府州縣薄其爲人暱比之不容干求之不得又從而嫉妬之怒于言怒于色其同爲學官者絲粟之利分爭辯訟一介不以與諸人一介必欲取諸人此其故智也余所知者學而已官非余所知也今吾子不問學而問官余惡乎知之客曰吾恐居其位而不克任其事吾是以問子何子見絕之甚也余應之曰子將問學之事於官之中乎抑問官之事於學之外乎夫學官之所有事者吾知方稱厥職此

之矣請以 國家設官之意爲吾子述之各省教官由部選後赴本省撫院考試其文居一二三四等者赴任五等退歸學習六等革職此例定于康熙四十三年文學明通

聖祖之訓也教官不許干預地方事務此例定于雍正七年其違例者以不應得爲之律議處若州縣官以地方事務與教官同辦者亦如之此

世宗之訓也舊例教官二員同食一俸其以各員之品給與全俸始于乾隆元年給俸以望其修舉職業助興教化非以廩餼爲養老之具此

高宗之訓也學臣考試教官一體封門不許攜卷歸寓以

蘇慎閣文集卷之二
三
杜代情並分別等次移明督撫此例定于乾隆七年蓋以
爲大計考核之實據此亦

高宗之訓也我 國家

列祖

列宗澄叙官方作興校序

仁宗繼之蒸我髦士

德盛化光

今上嗣統文治翔洽視學之臣宣

上德意登明選公以勤以恪而博士諸生賢而才者沐浴
教澤卓然有所樹立其愚不肖者亦紛然雜出于其間此
非 君相之教化有所闕而學官之名節未盡立也然則

爲學官者亦盡其所爲學而已若必舍學而言官其弊至
于踰閑蕩檢寡廉鮮恥佐貳之不爲而謂學官爲之乎詩
曰不佞不求何用不臧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凡爲學
官者宜如是矣客曰謹受教遂書之以送其行

送王覺梅歸杭州序

王君覺梅客山陽十數年山陽數易令賓客聚散無常令聞覺梅賢輒留之然覺梅于簿書錢穀掌記之事皆弗與也精審繆篆直入古人之室鐫印必手製銘跋年六十刻細字愈工有印僅寸許而跋語至數十百字者波磔體勢見者詫絕覺梅亦自負一日過余談故鄉事頗有思歸之志余曰此間亦可容君然與君同客者徵歌選色裘馬焜耀君非其儔也是宜歸君所主厚遇君然不過藉君以博其好賢之名耳是宜歸雖然庸詎知歸之反不如其不歸乎又安知不歸之無異于歸乎覺梅曰如吾子之言則不歸固失歸亦未爲得也吾將大有得于吾之歸者吳山之

上隆然而秀峙者大觀臺也吾操鐵筆坐卧寢食于其中
筆之所至與松風水竹之聲相應和而吾得盡吾之技樂
吾之樂以終吾之年雖三公之貴不易也其他則又何戀
焉余曰樂哉歸乎乃酌酒勸君送君于河干夕陽欲落舟
人解維余倚郵亭而望悄然以悲而君自此遠矣

贈朱澗南序

天下惟襟懷高曠之士方能心古人之心樂古人之樂而
頤神養性以享壽考于其身如斯人者求之近代文人中
百不得一而吾于朱君見之朱君家于淮城澗河之南故
自號曰澗南少以文名重于庠然制義迥異庸俗應省試
不利中年後棄去胸有數萬卷書不輕談一字惟可與言
者則津津汨汨如飛巖瀑布一線直下隨地瀆湧喜吟詩
精篆籀工寫山水尤長于畫牛水村山郭或寢或詔有天
然野趣求者踵門不肯濫作其窮澈骨絕不妄受人一錢
與人言不訴愁苦年七十餘步履輕健如五十許人不曳
杖不隨僮僕葛巾布襪鶴髮飄蕭身近市廛而煙霞之氣

溢于面目客有問于余曰是殆世之所謂散仙者與是其
得于天者厚如蒼松翠栢經冬不凋者與是殆習于養生
家言故精氣完固收視反聽而神明不衰與余笑而應之
曰此皆不足以知朱君也今天下非無讀書好古之士而
或汲汲于功名之榮世也則其精神敝矣或沾沾于文章
之傳世也則其精神又弊矣至于二者皆無所冀而嗟貧
嘆老顧影欷歔則其精神且一敝而不可復振吾謂精神
之敝由于讀書之不專讀書不專由于襟懷之不廣如朱
君者其精神從讀書中出其讀書又從襟懷中入也孔子
不云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朱君幾
于樂之者矣客曰有是哉何吾子之善言朱君也因書之

以爲朱君贈

李海帆云起結以樂字綰定中間落落寫來而其人清
狂野逸之態活現紙上是贈序中之翛然拔俗者

贈郝生序

余于山陽得三士焉曰邱生燧曰李生續香曰郝生其燮
余始交邱生卽爲余述李生賢兼及于郝生見李生益知
郝生賢及交郝生則其人與邱生李生異邱介而和李溫
而栗郝直而毅未幾邱生沒李哭之慟郝亦如之邱生者
少窶貧學治生術權子母爲猾吏所吞訴于官官受吏賄
不之理反見辱焉李生殊爲不平然李有贏金亦被夫已
氏久假不歸莫可誰何故不能爲邱畫策郝生奮然欲雪
邱生寃爲之維持救護猾吏不得肆其惡李生益敬服之
以故三人極友善李生醇謹修飭不諧于俗無可訾議則
皆以無用目之邱生大不理于口郝生嚶嚶然落落然跌

宕自憙得狂生之名于淮上遇齷齪猥鄙者輒嫺笑唾罵似嘲似謔忽譽忽刺而其人忸怩無所容俗士滿堂聞郝生至則闐然散余故樂與郝生遊以俗士之望風而避也相與道邱生事則欷歔太息傷其抱才不遇厄塞以死然非郝生無復可與言邱生者獨李生在座泣然出涕嗚呼邱生死矣李生文譽日起而省試三黜郝生且貧乏不能赴試余所交三士無一得意者余天下之窮民也凡士得交于余無不窮者李生窮郝生愈窮人惡其狂也咸樂其窮也吾謂郝生狂而狷者也其性情與李生同其肝膽與邱生同其或窮于目前不窮于異日則所以善邱生身後之謀爲李生道誼之助者必能副乎其懷而充乎其量也夫余之窮不可爲也生之窮猶可爲也贈生以言愛生慰生且勗生也

郭頻伽云文如寫生其人呼之可出而意極深厚

汪己山云錯綜離合極意經營是史公傳神理

曹礪庵八十壽序

古無壽序明人始濫爲之夫文以壽世而所壽非其人則其文不傳卽其人亦不傳壽者一人之私也文者天下之公也山陽曹君礪庵以明經貢太學年八十偕學官弟子重赴泮林平生寢饋古籍留心鄉邦文獻嘗因邑乘版燬恐掌故之失墜迺博徵廣採取其確然有援據者誤信今錄如千卷或軼事不能盡錄又別爲筆記其傳聞之舛誤者則覲縷剖辯權衡于義之至當而後止自少至老孳孳矻矻六十年于茲矣後輩考掌故者必問曹先生邑中有大典禮大政令足備當事諮訪者必交口推曹先生先生證引古義雄談娓娓精神不衰先生之壽非獨一身之壽

乃一鄉之壽也非獨一鄉之壽乃一國之壽也今夫修志之難言也書成于數人之手其意見必不能盡一其褒貶又未必盡公然而官局修書必專取一人之書以爲主而博採諸說以折衷之一人之書一邑取之一邑之書一郡取之推而至于省志一統志皆然凡事以官書爲憑故修志不可不慎而修志必有所本故一人之書尤不可以不慎也先生者年力學天更予以康強逢吉使其蒐羅愈富審擇愈精異日獻之

朝廷登之史館而先生且得安車蒲輪沐

天子光寵則不獨一郡一邑之壽乃天下之壽也余雖不足以壽先生而余之文乃天下之公非一人之私也先生其將適然而喜謂稱觴之文樸遯如此或可與之論文已李海帆云余過淮上訪耆舊皆以曹先生對惜抗塵走俗不獲一造其廬聆其緒論讀是文益想見其人矣

遊小石洞記

文集三

虞山城外諸峯大小拱列西望劍門巉巖突兀色如紺螺
又西一峯橫卧雲外其色澹白迴合雲氣飛動縹緲是爲
鵝鴿峯下有石穴偃僂方得入有屋高丈許寬二十餘步
盛暑袒裼入其中服袷衣猶涼生肌膚有積水潭水氣上
蒸四壁石液迸流丁卯夏吳卓信孫源湘黃廷鑑張鐸王
履基譚天成盛大士七人同遊肩輿往泛舟歸歸各有詩
王子詩先成自言曩遊洞庭入林屋燃炬而進深不可測
仙蟲怪鳥往來飛撲靈竇窳迴非凡境虞山之洞均堂
杯水耳衆譁然不肯服且有痛詆其詩者衆意爲虞山左
袒王子舉洞庭壓之皆非也海內奇境不止一虞山卽何

止一洞庭文人相輕各以私心議論長短故心欲其虛氣
欲其下也識欲其高見欲其廣也山靈有知幸勿笑容

吳頊儒云閒靜適逸直入古作者之室

遊烏目山房記

虞山西譙門外數十步枳籬屈曲石廊旋轉背山面水而
構者曰烏目山房昔耕煙散人栖其中仿一峯淺絳法得
山氣最勝其前榮曰小天台四圍多山桃花夾以篁篠紅
潤欲滴後舍松杉栢檜或偃或立旁有亭曰西亭亭左右
泉礪鉤帶涎玉沫珠前望城垣緣坡而上岡翠繚繞遊者
四時無不宜園池易主窗牖缺圯薪木蕪穢有西山農家
子出百鎰賃屋貫酒于其中披荆榛莽繕治復其舊觀不
數載爲文士觴詠地余客虞山友人吳頊儒張椒卿晨過
余寓拉余出徑造山房孫少初先至獨坐陳二小碟酒一
壺已飲其半三人各罄所餘出望簷際有炊煙旋旋迴合

蒸而爲雲日朦朧無光四山翳蔽霧重若雨少頃雨大至
門外履聲橐橐項儒曰必黃琴六也是會也項儒爲東道
主先約少初琴六出城而邀椒卿同過余同遊山房作竟
日權琴六居北門道遠其來遲又遇雨衣裳皆濕喘息未
定卽索紙筆欲聯句椒卿袖中出詩韻少初奪之曰飲酒
耳何詩爲酒保以饌具請項儒令煮蠶豆燒新笋剪嫩韭
擷香芹烹魚殺雞皆鮮美有風味酒半雨少止懸崖奔溜
從松梢下倒垂鱗鬣淨如櫛沐余折松枝擊甌椒卿和而
歌歌曰雲黓黓兮山之阿牽青蔓兮引翠蘿我所思兮不
見空搔首兮踟躕亦不知其何所指也俄而陰霾陡掃山
骨盡露遙望西北諸峯扈者歸者章者隆者墮者陳者屈

者遠近俯仰拱揖其東山則薄曦半嶺雉堞橫截之堞外
萬花攢簇明豔灼日堞以內煙霏霧結琳宮梵宇咫尺不
能辨也余數人仰視城內人若墜雲海視城外若出雲表
呼聲笑聲與雲吐吸痛飲盡醉而興愈豪琴六不善飲見
少初拇戰不止直前取巨觥立飲遂大醉椒卿少初皆頽
然項儒半醉余自負不醉踏月獨歸項儒尾其後余且行
且吟歸寓就寢明日晨起則疇昔之夜行吟躑躅于月下
者皆不記憶矣晤項儒始知之諸君雖醉不若余之甚也
辛未四月二十日記

吳頊儒云熟于唐雜家之文縱心孤往噓雲吸霧陸魯
望羅昭諫後乃有替人

維摩寺觀海樓記

維摩寺踞西山形勝絕頂尖圓躋其巔諸山來朝蜿蟺迴互淹淹委委寺敞而高構櫺節椀丹碧煥采後有樓曰觀海樓蒼茫青靄排闥而入東北望風櫺千百數落虹蜺浴蛟虬鼓柁縱施趙漲截洄方朝暎將升海中紫氣上涌有物如車輪三起三伏光閃爍不定久乃赤色外燭炎于赧火樓中瞻眺詫爲鉅觀樓故屈氏築屈保鈞暨其子頌滿邀鮑倬盛大士山中餞春遇雨宿此樓有白雲自簷際出穿牖入扃其扉旋繞梁柱間簾櫳飄拂若飛仙輕裾態度雅冶開戶隨風而颺薄暝少霽晨霧復合不獲見日出狀再宿歸歸則星熒月皦乃悔絕豈遊觀自有福緣與抑樓

中雨態更佳觀日出者得彼失此亦可惜與保鈞頌滿皆有畫倬作詩大士和之復作記乙丑三月二十八日

遊劍門記

自維摩寺迤邐而西跨水澗踏石卵歷岡坡數十轉愈轉愈險螺旋達于頂曰劍門虞山最高處也峭壁陡立十數丈如神斧劈兩崖青黑色上銳下削中有縫窄不容身昏暗不可測左右皆巨石礮礮攖拏蹲伏諸奇怪狀可喜可怖壬申八月余從北山得路引而西竭一日之力奮然獨遊緣岡而上憩石磴旁渴甚覓茶舍過僧寺寺門閉不開前有松棚賣茶極香潔座中翠屏竦峙橫巨石梁梁下水聲潺潺是爲拂水巖牧翁于此築山莊今久廢余以茶佳索再飲忽飛雨撲面衿袖頓濕天青無雲不知雨所自來茶舍主人云東南風起則山溜倒卷吹爲萬絲山中人習

見不足異遊客遇之卽爲異日未晡欲更覓奇境微聞雷聲殷殷從西北折而東黑雲如牆橫數丈雲下迷漫白氣恍惚有物蠕動屈曲懼而走雷漸近且電俄而風聲大吼如萬馬奔迅余疾趨入叢莽中木石皆腥氣益股慄攀蘿披榛匍匐而下岡漸低路漸濶陰雲蔽天而無雨膽乃漸壯久之始沿山足達維摩後院雨數點卽止雲亦盡散市戶燈火如繁星溪口有渡船附之歸舟人詢所由悉以告大爲惋惜云登劍門絕頂北望海西望湖風颿沙鳥層城樓閣無所不睹何草草若此然已追悔無及始也急于遊不少待繼則急于歸不少畱余一生受患在性急遊山其小者執筆記之以自警

窈窕山房題壁記

鎮洋張椒卿客虞山賃廡于北城之窈窕山房貧而好客嗜飲工詩文酒之會一月再舉畸人狂士以類爲招凡塵俗其狀卑靡其氣者弗與焉凡拘牽其態囁嚅其言者弗與焉重陽節過積雨乍晴池承澗水魚噉青萍簷接嵐雲鳥銜紅葉客停車而不速酒近市而易沽團坐一室不辨賓主各賦一詩不分體韻日晡而集月斜而歸此亦客中之樂事而窮者之勝情也同會者十有三人各書姓氏于壁嘉慶辛未九月十二日

王樹穫字芭堂太倉州人明經不第家貧多子年六十餘舌耕餬口居家不干預外事性情醇雅對之如飲醇醪

吳卓信字頊儒一字立峰常熟人諸生有奇氣身頎而長
鬚眉蒼古博涉經史能爲昌黎柳州之文中年窮而愈工
著述甚富遇俗客則不談一字

張景江字永叔一字補庵太倉人國子監生中庚午鄉舉
博聞強識與其友人彭甘亭以詩古文章相切劘里中有
彭張之目

黃廷鑑字琴六常熟人諸生癖好古書見善本必典衣以
購借鈔宋元槧本隆冬盛暑不少間斷酒量甚窄而喜與
酒人往來詩學青邱音節流美

屠逢泰字大來一字月椒鎮洋人諸生和平坦白胸無城
府家極貧硯田自給一介不取

王泰一字煥文一字紫庭鎮洋人諸生性侃直面斥人過
人多嫉之然虛衷好善見一才一藝輒夸詫不絕口

胡來復字見心一字沁雪太倉人甲子副貢飲不甚豪而
詼諧滑稽能傾倒四座與人交不爲翁翁熱淡而彌永

張鐸字椒卿鎮洋人甲寅副貢孤苦鰥居無以爲家挈其
子遊虞山嗜酒落拓能爲子山孝穆之文詩學晚唐詞宗
南宋

孫理字緒之一字少初鎮洋人諸生芭堂之門弟子嗜酒
尤甚于椒卿才情華贍以詞賦名于江左

李元塏字湘芷長洲人國子監生倜儻自喜詩詞清華瀏
亮一時名流皆所推挹

倪景曾字亦魯崇明人國子監生僑寓鎮洋往來虞山婁水間沈默寡言好深湛之思詩文幽雋紆折戛然異人酒後則豪興勃發兼工圍碁

盛大士字子履鎮洋人與王煥文張椒卿同歲入學鄉舉後客虞山數年虞山邑人與其寓客皆從之遊窈窕山房記卽其所作

盛徵璵字聘之子履之子從遊虞山時年十六嚮學能詩座中呼爲小友

可掬軒記

唐墅在虞山東南三十里東西兩街中亘語濂涇三橋環之西街之南有屋數椽處士張海翁所築取掬水月在手之意顏其軒曰可掬其孫邦鎮邦鎬承藉舊庀旣勤旣治性好客時時會合佳士軒以是得名嘉慶壬戌癸亥間余消夏是軒與邦鎮論文與邦鎬讀書與李世則譚天成李馨飲酒賦詩極友朋之樂余爲塵事所誤愒然舍去奔走於黃沙烈日中視軒中人翛然若神仙不可卽邦鎮少孤力學欲自奮於功名赴省試不第入都應順天試又不第迺納貲爲兵馬司吏日需次一年歸復挾貲以出加捐指揮功令職員未補缺者例得與試遂留京屢試屢黜都中

旅費將不繼邦鎬作書勸之曰自兄之出園花無主賓客盡散兄納貲求得官官不可得而通務日積將奈何時余先在京促之歸不聽反憾焉余知不可勸迺先歸歸晤邦鎬同寓書招之不報癸未春忽晤于淮上則憔悴枯槁年四十已如六十許人具言長安居大不易悔不早聽先生言余慰之曰但歸去何事不可爲子無憂比至家遇大水唐墅被患尤劇登軒一望則洪流洶湧茫無際涯軒以外惟聞饑民號叫啼泣聲軒中几案有奪去作桴筏者禁之不可恨且懼又中濕熱遂病不數月竟以死嗚呼如邦鎬者其氣銳其運蹇而其情大可悲矣世之名場馳逐者非必富貴利達之見錮于其中也家無餘貲株守必坐困始不得已而出門冀徼倖于萬一苟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有先人敝廬可息肩而容膝亦復何求若其走俗抗塵猿驚鶴怨雖求無不得猶且不可況所求者不可得而所失者不復償乎余旣哀邦鎬之志而迴憶曩者軒中遊憩風景不殊則又未嘗不自悔也因書之以寄邦鎬

談昔軒記

吾州西城稅務橋下塘有街曰清輝街街窄而深車馬塵迹所不到友人顧仁仲結廬其中其地弇園舊址其軒額曰談昔軒甚小無清渠高阜可臨眺者然迴廊屈曲隴徑欹斜別有幽致軒前雜花滿林啼鳥聲不絕是宜春軒後綠蕉一株透出簷角風聲雨聲瀟瀟瑟瑟是宜秋軒中牕几整潔風日和暢冬溫而夏涼仁仲左右圖史優游坐嘯精研漢儒訓故旁蒐天文占驗宅經葬書諸家客至則煮茗溫酒高談竟日若徐松喬胡蛟門陸岳藩陸少雲諸人或日一至或一日再至凡飲食游戲相徵逐者不得與焉不數年舊游零落余又奔走于衣食而近日州中人士所

推尊爲老輩者其聲音笑貌與曩者相聚之人迥不同類
皆無可與談於是仁仲閉門卻軌蓬蒿滿徑幾無有過而
問者甲申之冬余歸自淮相見各敘十年以前事不能無
盛衰聚散之感仁仲曰吾之軒以談昔名今之談於斯者
自後人視之皆昔人也盍卽吾儕之所談者以資後人之
談余曰諾乃爲文以記之屬藁未就門外風雪交作遂惘
然而別旣脫藁以寄仁仲兼示胡君碧梧而余復適淮上
矣碧梧亦十年前聚首是軒者也

山陽李氏捐淮安府學田記代徐訓導作

李氏山陽世族其居督漕節院之東者邑人稱爲院東李
氏其先諱時震者以進士官中書時震之子曰師熹師熹
之孫曰殿鼇皆諸生殿鼇生孝廉君秉恭履道貞厲激昂
成學其卒也訓其子曰吾家百數十年沐浴校序之教吾
邑地瘠學田不足供官吾貧不能攸助汝曹其勉之孝廉
君有子三人先後補弟子員次子董儒積脩脯二十年得
和樂二鄉二舖秧田三十九畝有奇捐入縣學俾學官率
諸生以時講肄凡月課之費取給焉考淮安府志山陽舊
無學田前明府教授許君以田一十九頃九十六畝有奇
分撥縣學而府學舊有田三十六頃五畝四分除分撥縣

學外存田一十六頃九畝有奇歷世久遠屢被河患蕪穢不治且佃田轉易互相乾沒縣學之勵有存者皆汙萊也府學則分散罄盡不可復考董儒曰吾捐田入縣學而遺府學非所以承先志廣善行也迺復儉衣節食旬積月累越八年得豐裕二鄉石塘澗河北岸秧麥田三十五畝七分有奇捐入府學由是郡庠校官率諸生以時講肄凡月課之費亦取給焉嗟乎董儒家非素封獨能于素封之家所斷不肯爲者而毅然爲之書曰厥父菑厥子迺弗肯播矧肯穫如董儒者可不謂賢與夫世之捐田者每以瘠磽之地無所收而歸于官以免其逋賦之累而聞者猶或稱揚其美以勸來者雖曰善不可沒然同一善事而無所爲

而爲之與有所爲而爲之者則有間矣今董儒非託于捐以自免其私累也非博好義之名以要譽于師長與其鄉黨朋友也自時厥後其各切磋砥礪養其孝弟忠信之心廣其德行道藝之助勿糜殮膳勿事情游凡官于學齒于學者宜交勉矣余旣與教授齊君請于當事給額褒美而述其顛末如此道光四年閏七月朔日淮安府學訓導徐宣記

余代徐君作此記列入李氏捐田錄其時急遽下筆于文法不及細檢今畧加刪潤較原藁爲精整云大士自記

寧波府西水關外堵截劍水新建文昌閣記代陳心畬漕

帥作

古之所謂有仁人之心者必有興利除弊之事居鄉則行之于一鄉居官則行之于一國天下出處不同事功則一所以感召祥應靈承神貺厥功甚偉而收效則甚速也余蒙

聖主知遇敷歷中外自媿才薄不克稱職惟期夙夜黽勉恪勤罔懈以答

君恩而符民望自監司浙東時寧郡城濠淤塞創議疏濬鄞之邑人士踊躍趨事議於西水門外乙未坊南堵築截流俾劍水不得衝突且于新築基地創立文昌閣以壯規

模先是乾隆年間邑人全謝山太史欲立椿橫截河流俾
劍水入城直者曲之後因艱于填土事遂寢今則濬河得
泥可乘其便又博訪形家言僉謂劍水宜截建閣更得地
執爰擇吉日命所司鳩工庀材聿新輪奐及余恭膺
簡命疊荷

恩旨持節粵東督漕淮上鄞之邑人士相去數千里外時
通音問以申其去思之忱且請以截流建閣事勒諸石余
按寧郡西城之水東達于水關西至于鄞亭今劍水中截
則南岸之薄家滙大河亟需疏濬築橋北岸大街已淤之
河先當挑濬以復其舊兩岸先通然後中央可得而截也
其次第規畫皆邑人士主其議而攝鄞篆郭大令總其成

後之考水利者其必有所采擇矣且鄞之邑西七鄉洩水
則易蓄水則難不患水溢而患旱乾今于劍水下流截其
中央則七鄉之田居于上流瀦蓄既易流澤自長此其有
資于農田者也若夫帆檣往來任其所指所截者一水所
通者二流前後津梁無所阻滯向之成爲潢潦者今則源
泉混混晝夜不舍此其有裨于商旅者也新建文昌閣襟
帶河流體執宏敞周迴廊廡迤邐繚繞樓房鱗次屏衛其
旁遠延嵐秀近拱市垣山川佳氣繽紛環互故自建閣以
後文士秀發科名之盛爲鄰郡冠此其有關於文運者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鄞之邑人士咸曰此余之力也而余
何力之有焉然余自服官以來每欲興利除弊以上副

聖天子簡任之心而幸得諸君子之相與以有成也因書其事以貽後之人

按史記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索隱引文耀鉤云文昌宮爲天府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也文昌第六星曰司祿故世以爲掌人間祿籍而崇祀焉然今文昌主祠蜀梓潼神神張氏名惡子見崔鴻後秦錄又太平寰宇記濟順王本張惡子晉人戰死而廟存文獻通考從其說而華陽國志元和郡國志俱不言惡子因戰死而立廟且梓潼張神與文昌星何與而屬之於司祿乎惲子居曰唐宋時士大夫及進士過梓潼嶺得送者皆爲宰相

得殿魁如鐵圍山叢談所記甚多妄者遂有司祿之說而化書旣證爲魁前之司祿復尊爲外垣之上相也至以毛詩有張仲孝友并指神爲張仲則尤誣矣余謂文昌之神歷千百年來載在祀典豈容妄議惟致其尊崇之心不必詳考其所自故是篇但敘截流建閣事而於文昌缺勿深考云大士自記

山陽裴烈婦入祠記

裴烈婦周氏山陽人裴廣之妻廣故農家子自幼爲其伯父裴成所撫養裴成者曾爲縣差傭工成妻戴氏有淫行與其妹壻周添順通成死戴氏語周曰汝日夕至吾室恐爲吾姪婦所疑盍并挑之周乃乘間出戲言烈婦忿罵周舉手褰其裾烈婦大罵聲達鄰舍周懼而逃戴氏入烈婦罵且哭戴大怒取車櫬短木擊之烈婦傷于胷及左右肩裴廣自外至詢其故匿戴氏醜不告人烈婦傷重閱七日竟以死廣訴于官周按律流三千里戴氏瘐死獄中烈婦奉旨旌表入祀節烈祠廣故貧乏邑人士李君希夏代爲領帑建坊且捐資以助之復議送粟主入祠有節祠後

裔程某告于衆曰裴廣係裴成姪成爲差役傭工分極下賤而祠係搢紳清白之家貴賤懸殊宜遵乾隆年間河南烈婦吳趙氏之例凡捕役之妻與僕婦同准其建坊停止入祠程某素健訟士論薄之獨于議烈婦事有左袒者則曰區別流品其言是也程某遂具詞呈府府命學官查核成例以聞余偕訓導雷君瑩集諸紳士而語之曰烈婦周氏守正捐軀建坊入祠

聖諭煌煌格而不行是爲違 旨咨部請旌屢奉憲檄若翻成案是謂藐法貞烈之婦出自寒微視彼世家更足欽重何得指斥家世埋沒幽貞又况傭作之氓名不隸官昔之閒民轉移職事可工可商可農可士今乃玷其清白儻

于奴隸有善勿褒是何居心節孝祀典一邑所公以彰風化以樹名節若欲自恃門閥妄區流品分爭辯訟顯悖人倫此皆惑世之言不可以訓衆默然既而程某以學官議論不合訴于縣縣駁之訴于府府又駁之不得已又倡爲節烈攸分之說謂節祠皆係夫故守節者烈祠則係捐軀自殉者宜分祀不宜合祀復以詞呈府府命學官往查余偕雷君詣祠祠在舊城西長街祠門大書節孝貞烈祠五字節婦烈婦貞女烈女俱奉祀焉鮑烈女何烈女則別有專祠而其粟主仍從祀其中于是移縣申府府命擇吉奉烈婦粟主進祠余偕邑人士親往致祭而程某亦不敢復阻矣烈婦殉節于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建坊于

續懷閣文集卷之三
十一
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入祠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屢
爲浮議所逼卒成義舉李君之力居多焉近世士大夫多
依阿澆忍者山陽獨否遇公事必侃侃而爭然所爭有不
盡出于公者執私見以議公事亦士君子所深惡也余故
特書之以存公論

博士箴

誰謂學校無關政理誰謂博士無分臧否臨財苟得卽爲
猥鄙固窮不濫乃爲君子止水一碧無魚更清直幹千尺
不花自榮落落雲表矯矯塵外勿徇時好勿牽俗態亦儒
亦吏亦師亦賓事上勿媚課士必勤座有圖史釜無梁肉
病不在貧清卽爲福臨流宜詩登高可賦左右猿鶴提挈
鷗鷺恂恂諸生翩翩佳士薰而善良養其廉恥菑畚道畎
揖讓禮門時止則止匪言勿言催科迫促吾弗能爲牒訴
控愬吾弗與知宅傍宮牆門低屋小可以容膝吾將終老
退而猛省惡乎懷慚士奮于學何功可貪不耕而食非德
所堪士習未醇孰除其舊文體未正孰刊其謬行不足錄

文不足觀大言不忤爲之實難濫膺命服謬廁儒官素餐
尸位莫如校官脚鞢手板不勝其苦逝將去汝莫余敢侮
無可係戀不如歸田知足不辱吾其勉旃

存心箴

客從何來昂然升堂華裝衮服爛其輝煌肅客而入顧我
則笑抵掌贈言惟神惟妙信不必守義不必蹈消磨其氣
貶折其操僵僕其身柔和其貌何福不臻何貧不療人直
我曲雖窮亦通人濁我清雖吉亦凶孰得孰失一彼一此
能乎不能是在吾子余應之曰爾術甚善人心不同各如
其面爾慕榮利余甘貧賤我無爾求爾無我銜鑒爾之術
作我之箴勿喪名節勿玷士林勿逞機詐勿習悞淫書之
座右常存此心

山陽李續香校

王壯節公家傳

文集四

公王氏諱文雄字殿宣貴州玉屏人以行伍起家歷官固
 原提督 誥授振威將軍晉贈建威將軍自曾祖以下皆
 封贈如其官七歲知讀書十二通五經性高邁伉爽偶應
 童子試列前茅轉苦之竟棄去乾隆丁亥公年十九時緬
 酋蠢動大學士傅忠勇公經畧滇南道由玉屏公慨然曰
 懷鉛握槧此小儒事大丈夫當為班超傅介子立功萬里
 外迺子身獨騎至軍前聞賊至則慷慨請戰大帥奇之命
 隨所部至老官屯攻柵寨克河沙徇漢塔持短兵斫賊營
 掀其木城磔其石與賊搏賊股慄明年駐永昌赴龍陵忙
 市又明年駐野牛壩復征老官屯八戰八捷緬甸平大帥

入薦以親老謝退習兵家言一年餘若有所得壬辰四月金川土司反公復出隸阿喀木雅軍營攻舊南山梁三戰三捷大學士溫公大奇之以功注册隸清江協癸巳正月隨副都統額公進征大金川之控喀二月隨叅贊海公進攻昔嶺三月撲碉奪嶺矢石傷股不退攻益力遂克之十月進兵小金川由東路攻資里南北山梁阿喀木雅木蘭壩大鞞路頂宗明郭宗美諾諸界鏖其營殲其酋剗酋長首懸于竿負之而趨所獲牛馬器械無算公之從軍金川也終日荷戈矛帕首袴鞞四出搜賊士卒非笑之將弁亦未之奇也大將軍章佳文成公召見與語大奇之親執卮酒以賜曰若好男子飲此出殺賊取首級歸復飲若連盡

三大卮呼而出一時得十數首級以獻且索飲文成取巨觥與共飲大醉公得受知于文成益感奮甲午正月連攻喇穆山梁二月攻登古羅博瓦六月攻色湖普累功補朗洞右營守備乙未正月攻空薩爾山梁賊衆叫譟大小搏戰三日夜乃克之四月攻木思工葛右山峯石碉城地屬賊藪縣嵯背面多蒙茸密箐仰眎絕壁千丈封狐跳舞其上下臨惡澗蝮蛇綦綦吞人血有聲當是時兵不滿千且食盡士卒大怖公一呼而進曰此吾効命之時也攀條緣木直躋其巔手刃數賊藥箭雨下鉛丸雲集公戰益奮衆士憤激各揮短刀冒矢石直前以一當百大破碉城大將軍上其事拜藍翎之

賜是年冬克料布曲山梁進擊索隆古又克刺烏喇進攻
格隆古則朗噶了口亦克之遂由雍中喇嘛寺直入噶喇
伊巢奏入擢湖南施南協中軍都司丙申二月攻克噶喇
伊索納木大小頭目金川平 王師凱還三月隨章佳文
成公入覲

高宗純皇帝駐蹕良鄉行郊勞禮

命文武百官皆以戎服見

賜宴紫光閣論功行賞五月公陞辭出都之施南任旋調
永順累署常德保靖九溪遊擊癸卯六月授山東兗州鎮
中營遊擊拜花翎之

賜戊申四月擢臺莊營叅將壬子四月擢直隸通州協副

將嘉慶丙辰春正月

今上嗣位奉

恩詔廕一子是時白蓮教起賊勢張甚四月公赴湖北勦
賊抵軍營三十餘日大小之戰二十五

天子特賜法福禮巴圖魯名號賚以銀七月攻青潭至紅
土山先設伏兵于山坳賊遁走伏兵突出左右縱擊賊偵
知領兵者乃金川猛將王將軍也各錯愕不知所爲八月
進兵鍾祥縣破賊于襄陽之雙溝擢河南南陽鎮總兵官
冬十一月進攻草店不克佯退夜二鼓風雪大作公趣甲
士銜枚疾行乘賊酣睡奪其營二十餘俘其魁餘賊羅拜
乞免死不敢反不敢反公威名大著賊相與語曰黑夜劫

營怕王總兵丁巳春湖北襄陽竄賊焚保安驛公由信陽
確山追至裕州六月奸民張雲路擾息縣討平之遂自息
縣赴鄧州領所部馳往襄陽協勦議由南漳進兵時麾下
兵僅千人賊衆累萬部將恐戰不利勸守南漳且請濟師
公曰楚地官民思藉我兵爲保障今賊至不擊人困不拯
上負廟堂簡任之重下失士女企望之心况賊人遠來宜
乘其乏若遷延時日則彼勢日滋我軍益餒將奈何且賊
衆烏合易與耳何懼爲乃分兵爲三隊遣襄陽遊擊賈永
吉往攻柞峪南陽都司范從志副之遣守備鄭永泰往攻
辛家坪守備吳鎮州同俞克振副之公自以一軍赴報信
坡攻其大隊賊潰散部將射之中其渠奪其兵械童穉婦

女被掠者錄其姓氏招戚屬遣之歸民間扶攜老少感泣
之聲震數十里九月以兵二千赴陝禦賊戊午賊帥李金
擾郿縣蓋厓公提兵出遇賊于塗且戰且行一日夜至蓋
厓西之焦家鎮迺陳兵于武廟前分爲兩翼賊亦左右來
拒兵乍合賊退分爲四路我軍擊之賊又列爲十隊我軍
圍之賊又變爲圓陣皆殊死戰不可破公躍馬大笑曰賊
亦知有兵法乎賊亦笑而應曰誠如公言公宜速避公用
火器中過山鳥猝擊之賊驟退忽有執矛百人突前挑戰
部下欲出公急止之俄而賊大至煙霧之中膝行伏地希
潛入壘公覺之殲殺數百人賊退休于樹下是役也將士
平旦會食至日中旻暴剝吮血力疲腹餒火藥鉛丸殆盡

賊將復戰士卒惶懼公下令曰敢有譁言亂軍心者斬敢有左右易處亂行列者斬衆皆肅然迺遣敢死者飛調軍火東西衝突賊稍稍散堡塞之民數十百戶各具牛酒饋餉軍士得食氣復壯調軍火者亦至公令饋食之人于廟後林樹叢雜間蹴蹋揚塵爲疑兵頃刻塵埃蔽天賊馬隊突來公令精兵躍出斫賊馬足賊馬驚駭賊衆大亂我師乘風縱擊吼聲如雷流血成澗餘賊遠颺西安解嚴由是西安士民建生祠于武廟之側塑公像而奉祀焉奏聞擢授固原提督

恩賞金玉文綺己未七月賊將龍紹周入黛池壩公扼之于貫子山賊不得入其自東南至者僞稱齊家營猝與戰殲賊二千餘人九月生擒李智花于老鷹崖逐王三槐之黨于牛領山十月僞將軍樊人傑唐大信等竄合西鄉公引兵出嘔血數升力疾督師

天子慰勞甚至庚申四月賊自甘肅竄回敗之于洋縣野貓溝五月敗賊于黛洋灘六月敗賊于節草壩大祥壩是時甘肅賊戴家營賊俱竄西鄉堰口七月二十四日賊聚西鄉之法寶山楊家河公以所部分爲三路都司哈國龍率鄉勇馬隊由喬家店攻其西副將鮑貴都司景坤高懋率弁兵由索羅觀擊其東公自率都司鄧飛龍守備徐佑等搗其中並策應東西二路計欲一戰盡滅之賊據山頂礮石下擊兵不得上賊馬隊從溝中潛出繞截後路其東

山賊匪亦從索羅觀繞下衝突東路公見賊圍鮑貴急馳救之賊悉衆下山圍繞數重公與麇戰自晨至晡賊圍益急公身被十餘劊矢石蝟集斫斷左臂傷重落馬伏地北向呼曰吾不能仰報

皇上矣遂卒時年五十有二同日殉難者總兵銜副將鮑貴都司景坤高懋守備徐佑田有及千總把總外委二十九人事聞

上震悼輟朝命卹死事之臣自提鎮下各予渥典給銀爲公治喪予祭葬入祀昭忠祠諡壯節子開雲世襲二等子爵以二品廕生官部曹擢御史出知府事有聲

盛大士曰昔人言文士不得私爲達官立傳唐宋名臣有家傳乃其子孫故舊未諳文體者爲之非義法也李習之集有東川節度使盧坦傳望溪疑其以史藁誤入然則傳可漫作邪開州何先生壯節姻屬爲余述壯節事甚詳且以年譜屬爲傳以歸其子太守君余以文律辭不獲命乃用習之作盧坦傳例備史氏采擇云

彭甘亭云縱橫如意其氣輪囷鬱勃其辭陸離斑駁非此文不足以傳壯節

保康縣典史蕭君廣銓別傳

君蕭氏名水清廣銓其字廣東平遠人祖炎福建興化府知府父應銳貴州平遠州知州君以國子監生得縣尉簽掣湖北乾隆乙巳楚省大饑君奉檄襄理武昌屬邑賑務補鄖陽府保康縣典史嘉慶元年二月白蓮教謀反姚之富齊王氏起襄陽曹海揚祁中耀起房竹王蘭曾世興起保康各數萬衆保康賊與襄陽房竹掎角齊王氏尤鷙勇剽掠州郡與王蘭等會于保康之白谿溝保康巨奸楊昭受妖婦爲封爲內應邑人有密告者君詭以檢查丁籍突入昭室搜其篋得賊移書囑令武士縛之押赴獄寘以法徇于衆曰逆賊罪惡滔天賊黨楊昭已正典刑敢有潛謀

不軌者與之同罪賊深銜之會苗寇作亂守城營兵調遣
四出縣令某選懦畏賊藉他事出境城中空虛賊乘其隙
君給印札百餘道曉諭四鄉激以忠義團練鄉勇殄殲寇
賊事平之日各旌其庸鄉勇未集賊已大至直抵郭外吹
角數聲大呼渡河瞬息登岸旌旗糅雜飛矢擊彈紛集如
雨君率衆登陴城故土築高不踰丈冒賊鋒刃殺傷過半
然猶慷慨死守五日夜不少懈賊肉薄緣梯而上城上人
飛亂瓦擲巨石或用長矛刺其股或用鐵綆曳起梟其首
于竹竿尋遣詣郡乞師爲賊邏者所覺懼郡兵至圍益急
二十日平明君周城巡視知事不可爲乃旋署時君次子
其薰季子其芬以應邑試歸粵君之夫人及長子其馨等
皆在署君語之曰城且陷吾義不屈爾曹其自爲計夫人
林氏曰報國盡忠願相從于地下其馨曰古人父死忠子
死孝今日之事兒敢忘諸又徧問家人皆願從死無異言
君笑曰能如是乎吾死不朽矣遂出城已陷君遇賊于縣
治前罵賊不屈死之同日徇難者學博黃君義峯吳君珍
義與賊巷戰力盡被執不屈死之君長子其馨幼子其芳
族子祚超妻弟林良鳳力戰並死夫人林氏子婦韓氏孫
女瀛仙及僕婦婢女等皆闔戶自刎賊入見積尸滿室幼
穉二人啼于尸側問之一爲君女一爲君長孫步丹年皆
八歲以矛刺之殞絕于地明日賊退復蘇林良鳳之弟良
材避賊獲免攜之而去人以爲忠誠所感云保康民人旣

殮君尸方謀所以復君讎者三月將軍恒瑞總兵文圖以秦兵援楚復竹山解房縣圍直趨保康有烏呼嶺者縣西之峻嶺也林密路險一夫當關下臨粉青河水深浪急一望浩淼賊據形勝官軍屢戰不利次日平旦賊忽奔潰官軍乘之遂過河領隊侍衛呢瑪善督諸軍並進見有頭插小青箬籃人蔽山而來呼聲震天地比哨探始知爲君印札所集鄉勇由樵採小路攻賊擒賊首王蘭曾世興獻于軍門所插小青箬籃者印札中所示別賊之號令也將軍聞之嘆息良久並以君罵賊不屈闔門徇節事聞于朝奉旨恩卹保康死事人員贈君縣丞入昭忠祠給世職以君長孫步丹襲雲騎尉夫人林氏等並祀節烈祠長子其馨等並祀昭忠祠歲時官爲奠祭旣而其薰聞難自粵至楚歸君之喪百姓擁柩而哭皆曰此蕭公也爲吾民而死何以報之有仆地慟絕者鄖陽守王君叙其事書于碑時人作詩絕之爲生氣千秋集余在都下見之并遇君之故人得詳述其顛末云

外史氏曰烈士貞臣蹈湯赴火効忠之迹或殊處臣之理則一良以半通之綬莫非王臣五斗之粟亦叨恩寵守其志而不變行乎心之所安奮厲其智勇致命于危難如蕭君者偉然烈丈夫矣若其全家引決婦孺死忠健兒能磔石以投人國殤爲厲鬼以殺賊雖古史所載奚多覲焉

彭甘亭云得六朝史傳體後半烏呼嶺一段迷離惝怳

嶺斷雲連則惟史遷有此意境班范以後不多見何況
近人

黃伯璣傳

吾友黃伯璣以嘉慶二十五年秋卒于廣信余聞赴哭之
慟思爲叙其事畧夫非史官而作傳非法也爲異姓作家
傳非禮也然余與伯璣交三載相知獨深伯璣曾自言其
詩必待余訂定然後可存余旣哀其所作入粵東七子集
復立小傳以志余懷舊之感君姓黃氏諱玉衡伯璣其字
一字小舟廣東順德人父丹書以優貢舉孝廉爲學官工
詩與同邑張錦芳黎簡呂堅齊名有鴻雪齋藁伯璣名父
之子爲諸生有聲嘉慶十二年舉于鄉十六年成進士入
詞館二十四年擢浙江道監察御史甫拜官卽封章條奏
謂治國之本在乎安民安民之法在乎察吏

皇上御極以來兢兢業業訓誡臣下深切著明一切因循疲玩之習速宜整頓而大吏多徇庇寮屬之心守令無振作敢爲之氣以致政務廢弛獄訟繁多被冤之民相率叩閭遠近絡繹核其積弊厥有四端一曰幕友龕曉律法濫膺幣聘要結徒黨盤踞要路欺官若瞽賣批作奸一曰長隨獻納私貨倍蓰索值鬼蜮簸弄苞苴愆患官墮其術民罹其災一曰外馬名不隸官訟之謀主翻雲作雨指鹿爲馬倒置是非攫取贓賄一曰蠹役磨牙利齒食人膏血雀飛鷗逐虎威狐假愚民被誣冤憤莫雪今欲肅清諸弊掃除積習惟在嚴設法令遠近密訪上自督撫下及州縣隨事糾察稍有縱佚立予罪愆倘謂 朝廷寬大不尙苛急

則當思紛紛上控者之有損 國體卽可知釐剔弊竇者之有裨政體矣奏入

天子嘉之於是直聲大著嘗語人曰朝廷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任事而畏難籌事而寡斷宰相之咎也遇事而不言言事而不當諫官之咎也人以其爲名言暇日則圖書百城爲辭賦文采華贍古今體詩尤清超有骨韻已叩分按順天鄉試所拔多知名士明年春以省墓乞假偕鎮平黃香鐵自潞河買舟香鐵與伯璣同宗又同歲生兩人皆工於詩過佳山水輒作數日遊至江西之廣信猝邁時癘卽大劇廣信守黃君霽青往視之切其脈已絕伯璣猶不自知其疾亟也醫至竟不治霽青曰朋友死無所歸

於我殯爲之經理喪具香鐵以其櫬歸羊城伯璣故貧歿之日家徒壁立猶憶庚辰五月道由淮陰訪余學舍有某太守聞其來餽之金伯璣以爲無處而餽也峻却之嗚呼可以風已歿年四十有四有安心竟齋詩文集及在庵雜箸藏于家

論曰伯璣以瑰偉奇傑之才登翰苑擢諫垣雲騫霞舉英英吐采彼造物者何遽奪其年之速也其爲人蹈和葆素結交尙氣誼與庸庸者不同惟庸才能享庸福嗚呼此伯璣之所以蚤死也夫

胡蛟門傳

君姓胡氏諱金誥字晉階一字蛟門世居太倉直塘鎮後遷州城北門內君以辛酉科選貢太學因病不赴敷門箸述嘗分修太倉州志余亦得與校錄與君同處志館者二年總纂者爲青浦王司寇述庵先生蛟門與余同受業于王先生之門時同里汪宮庶靜厓先生選婁東詩派搜羅採訪得君之力甚多君詩出入杜韓元白於坡翁尤近余與汪彥博厚夫陸學欽子若孫理少初張鐸椒卿陸仁欽少雲常造君齋論詩君每歲詩屬藁屢改至除夕而止明歲元日則錄爲定本故其詩不輕示人所示人者必其改定之本也箸有觀我生齋藁紺雪山房藁論學宗姚江王

氏旁叅釋典中年專師程朱所造益邃居家焚香卻掃意致閒靜出門未嘗不衣冠造次必於儒者舊有良田數百晦家小康好施與戚族貧乏者必周給之度用漸絀吾州自嘉慶初年有司徵糧或爲吏胥藉手其强有力者咸以浮收控大府君曰浮收固吏胥之罪然語侵邑侯是下犯上也斷不可迺遂恣其所欲無異言以故家益落貨券叢積則折變田產以償之每歲中冬邑之號稱文士工口辯者相與奔走官倉以沾餘瀝其愚者忍凍餒日夜逐逐無所獲輒忿罵其黠者或陽爲解勸陰援吏胥則所獲益豐而君獨偕二三窮交擁孤檠吸苦茗圍鑪聯句以爲笑樂夜漏三鼓雪花紛飛風撼撼窗紙有聲座客已散余與

君猶低徊不忍別也君善譚藝尤喜述鄉邦掌故友人顧仁仲嘗出其先世畫像數軸命工人裝治君見之肅然敬禮退檢舊志一一著錄時有李翁成萬者布衣以述作自任君聞邑中軼事有所疑必問李翁歸而以李翁言告余余亦得所未聞君年四十卽營生壙又爲其子納嬭丙寅夏疾數日而卒卒之前一日猶葛巾倚于中庭見天氣晴爽欣然自得非聞道者而能若是邪孤子道恭有作傳之請余知君深不敢辭不敢以浮言譽君君之靈其鑒之也論曰吾州近年文人好與市僧伍染其俗習謔浪笑傲出語村鄙無詩書風雅氣老友如顧思義仁仲胡一騏軼羣言坊行表有蛟門之遺風然一傳衆咻積風不振伊可危

也亦可嘆也

張椒卿傳

張椒卿諱鐸一字子木鎮洋人世居雙橋鎮楊林塘父雲萬習賈人業折閱不市椒卿從其師蕭揆讀書樊村涇年十七入縣學二十中乾隆甲寅科副榜少敏穎以閎雅自憲學使胡文恪公命其默誦三都賦不遺一字嘗肄業婁東書院與其友人盛大士皆好爲齊梁穠麗之體絺章繡句不守時藝繩墨同輩非笑之擲草大言不慙謂異日

朝廷若開鴻詞科余當與盛某偕往餘子不足道也聞者譁然曰此狂生狂生各斂退不敢近然椒卿外似狂而內實狷雖窮空不肯苟取惟以修脯所入養其親與其妻子又不善治生至歲暮必掣肘少失母中年鰥居旋丁父憂

喪葬之費無所出以其田廬盡棄之所得不滿百鎰送死
事畢子然無所歸一子甫六歲攜之虞山客于言氏年三
十餘漸積散其豪放不類少時性嗜酒憤懣之氣無可發
舒則于酒後大聲誦其自作詩聲徹遠近又喜誦梅村永
和宮詞圓圓曲諸篇皆于酒樓廣座中朗唱以兩手作彈
琵琶狀旁若無人常與吳卓信孫理爲長夜之飲卓信先
與盛大士善後亦交于椒卿復因椒卿交于孫理四人皆
耽于酒孫最豪椒卿次之吳與盛又次之一月數舉日出
而集夜半而散每會必有詩吳卓信盛大士或作題壁小
記椒卿稍稍刪潤之孫理工書必傳寫數紙以誇示人而
椒卿以嗜酒境愈困盛大士曰若酒貲涸矣盍少減椒卿
笑不答久之曰若飲酒我不禁若我飲酒若何禁我乃不
敢言當是時椒卿客虞山數易主數不相得竟無復有延
之者其同歲生陽湖趙君學轍守湖州往依焉欣然畱之
客湖州二年虞山酒人或窮困老死或他出各星散不復
聚而椒卿不久亦死死後詩文集皆無刊本其子更貧乏
不能自存異日不知其能成立否也
論曰鎮洋瀕海一隅多才士然近日以通才自負者皆邈
然少年耳求其大雅閎達如張椒卿者何可多得哉虞山
吳卓信同邑孫理盛大士各負氣不相下然皆服膺椒卿
假使椒卿尚在與邈然少年同聚處則狎而翫之不能知
其才之不可及矣

孫少初傳

孫少初諱理以字行鎮洋人居沙溪鎮嗜酒資才爲諸生
屢以詩賦冠歲科試試之日必盡醉乃入場復攜酒雜考
具中且飲且屬藁出場酣飲達旦同試者厭之或遷寓以
避其友人張鐸盛大士以舉貢不與試猶襍被往崑山與
少初飲少初流連忘反學使榜發遠近爭購少初試作少
初醉不能鈔屬其友傳寫一日數十紙立盡悉付人不存
藁見人絕不談詩文動止言笑皆有酒狂風趣出門必繫
酒瓶于衣帶間塞其口渴卽吸之居家擁書百城几案皆
酒香噴薄所選九家詩館閣賦皆醉後評注然精當不可
易年二十餘才名藉甚門弟子受業者皆獲雋少初窮空

自若中年境益困遭家多故挈其妻子之虞山受徒于蔣氏是時張鐸盛大士先後客虞山三人相聚甚樂一月會飲五六日會必有詩有吳卓信者虞山人磊落負奇氣能爲古文章遂約爲長夜之飲飲之明日或詩或文爛然可觀狂名大著虞山人延師者謂婁東人耽酒曠館職戒勿聘蔣氏雖無逐客令而心弗善也壬申七月少初以酒病不赴館病已仍不赴其夫人諫之曰寒士覓館難棄之豈不可惜少初大怒切責又舉酒大酌少初夫人胡蛟門之妹也素婉順伉儷甚篤忽反目則悔且懟夜四鼓自縊于房至旦乃覺已不抹少初大哭不欲生數日悲少止欲戒飲竟不能自禁乃沈醉如初缺少初自是益鬱結憤懣忽歌忽哭吳卓信張鐸盛大士且不敢與之痛飲少初時而朋飲時而獨飲一日盡燒其應制詩文數十百首其不燒者皆酒後悲歌感概之作又不自編次叢雜于殘書破紙中旣而卓信老病鐸南遊浙大士北之燕諸人星散少初熒熒然酒興大敗詩亦不作閱一二年竟以死盛大士曰少初死數年矣余讀其詩哀其志其果死于酒耶抑不得已而託之于酒以至于死耶悠悠世上誰復知有少初其人者

徐封君傳

徐封君諱樟字豫同一字洪亞嘉定人諸生以子貴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其先世自常孰遷崑山數傳復遷嘉定曾祖某祖某皆績學力行父昌潮國子監生與同邑諸前輩爲文社有聲君能世其家學質性醇厚事父母以孝聞父患咯血經年一再發發則視盥漱調藥餌歷數十晝夜無少間居父憂毀瘠過禮幾不勝喪又恐傷慈母心嗚咽不出聲而哭愈痛家貧年荒負米數十里外嘗之寶山忽心痛遽歸歸而母夫人疾作甚劇竟不起然至孝所感母子終得相見及銜索再毀負土成隴卜吉祖塋之南某字圩廣植冬青松檜鬱鬱蒼翠春秋展拜泣涕灑血道旁

觀者嘆息不忍視處宗族鄉黨間睦嫻友愛死喪之戚贈
賻如其力無吝色或有道其盛德者退謝却步若無所容
或失德于君君不介意人以此難之君素坦白非強制而
含忍也少習制科業其文幽雋紆折不利時好屢應科舉
不第喟然曰窮達命也用否時也士貴自立何用此役役
者爲初徐氏在前明爲吳中甲族入 國朝益鼎貴君之
高祖諱文溥恬退不樂仕進族人居京秩者數寓書招之
入都稱疾不果往君亦高尚如其先人雖無戚族有氣力
者相推挽然其意量翛然遠矣君旣無仕宦心乃以其學
引進後賢弟子著錄者日益衆又精畫理好篆籀有求之
者則曰某未之學也嗟乎自近世文士不古若而一長自

憲衆口交譽或竟以此掇巍科弋厚祿惟君視之夷然不
屑則其有得於中者深矣君二子長述虔以諸生入太學
嘉慶二十三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入詞館篤志勵
學與儕輩居謙遜樸訥亦猶行君之志也次述岐國子監
生亦能守父兄教無浮躁氣習憶余少從先君子讀書里
塾見父之執隅坐屏息不問不敢對同舍生皆循循有規
矩今此風少衰歎矣嘉定爲吾州屬邑而古處未漓後進
之士雅不欲以文采聲望相炫耀觀君之所以訓其子及
君歿而述虔復以之訓其弟然則君之爲人可知已述虔
之在京師也君作書訓其慎交遊絕奔競通籍後又誡之
曰人生祿位爵秩各有定數受恩多立朝難矣述虔志之

不敢忘先是戊寅之春君以書示述虔曰術者云汝有歲
厄若不第卽速歸而述虔卽以是年鄉舉豈術者之言不
驗與抑爲善無不報而吉凶皆人所自主與則謂天道不
可知者其說又不盡然也述虔所具行狀必不至自誣其
先人故允其所請備膠城文獻之采擇若其居鄉遇公事
踴躍興利除弊人頌其德此則經世之才小試于桑梓特
世無知君者而君之所見止此也悲夫

汪青州家傳

余同邑友人知青州府事汪君卒于道光四年八月某日
前數日呼其子元仁曰余病革速遣人至山陽邀汝師盛
先生歸元仁曰先生在官恐難速歸君不應明日又促之
元仁權辭慰君君盼望不至長嘆而瞑嗚呼痛哉十月余
假旋送君葬元仁述君語相向而哭君汪氏諱彥博字潞
勳一字厚夫號文軒鎮洋人祖廷璵父學金皆以進士一
甲第三人入翰苑晉顯秩歷掌文柄君以乾隆四十九年
召試

欽賜舉人授內閣中書乾隆五十二年成進士其在內則
由內閣直軍機登詞館改刑曹擢御史巡視東城其在外

則兩使粵西一典鄉試一任學政守青州三年君自十七歲通籍前後居官三十年勤慎廉明無過失爲御史則直聲尤著嘉慶十有四年陳慎重封圻疏及抽查五閘漕糧乃極陳漕弊有云各省漕糧從前原不能無升合浮收以防折耗今則貪官墨吏慾壑難盈上次加二下次又加三再復一年逐漸遞增直至加七加八之多尚無底止臣竊見漕弊叢生包攬之徒爭輸醜米而地方官內多私欲外以米色爲名反將糧戶好米有意挑斥鄉民凍守需時篩撮狼籍輾轉駁換較之額外浮收更形其苦臣請我皇上責成巡撫糧道實力查察以除民害

詔從其言于是江蘇漕政畧有轉機君之力也十八年君在粵西聞都中逆匪滋事隱然抱憂國之思二十三年君以太恭人服闋補官上整飭武備疏其畧云國家以神武定天下近因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十八年九月禁城之變賊衆不過七十餘人官兵已措手不及倘其時賊首李文成遂其逆謀與林清爲聲援糾結黨與直犯都門豈一二城門尉所能抵禦今雖畿甸肅清而禦患之具不可少廢故臣愚以爲欲保禁城之鞏固必先嚴內九門之警巡欲嚴內九門之警巡必先重外七門之防守查巡捕五營額兵一萬分撥二十三汛每汛四百餘名五營額設烏鎗一千桿請于提督步軍統領所轄之中營擇其精壯者撥出兵一千名兩翼所轄之南北左右四營亦各撥出兵一千

名合爲五千並添置烏鎗四千桿專司操演至于八旗子弟素稱勁旅雖大閱鉅典未能數舉然須每年抽閱一兩旗示以賞罰于簡稽軍實之中寓揀拔將材之意其各省營兵則全以八旗駐防爲表率而駐防兵遠不如前請通飭督撫將軍提鎮隨時訓練名糧之缺者足之戎器之敝者補之堡房之壞者葺之斷不可吝目前之小費貽後來之大患朕而有治法無治人伏願我

皇上于知人善任之道時時加意焉

上覽奏云所論是非皆有難以盡從軍機大臣會同各該衙門妥議具奏而議者格于成例竟駁之是年四月風霾晝晦

詔求直言君抗疏謂 朝廷捐官事例不可屢開漕糧浮收積弊不可不除權關盈餘雜稅不可過嚴

皇上志切愛民而民間未沾實惠者咎在大小臣工營私圖利百弊日滋方今民生和樂雖不至疾苦顛連然亦不可不防其漸也疏凡二千餘言辭甚懇直

上以示軍機大臣且曰朕不惡聞逆耳之言也奏藁遠近傳播余寓君齋熟誦之今不盡記憶特撮其大旨如此君官青州治獄平允民間多以煤井爭訟者君至則剖析情偽積案盡結以廉介率僚屬四時饋送恒例皆却不受重建雲門書院興起文教青州人士卽奉君粵西校士文爲程式博興城南有小清河旱潦皆爲民患君率屬疏濬使

民有可耕之田其善政甚多余惟古史義例常事不書故畧之居鄉屢劄義舉曾捐貲公建太屬會館于京師之宣武門道光三年州境大水君子于病中倡議捐金賑荒且欲特建義倉首捐米五百石折簡招邑中富者會議事將登其名于冊呈之州守富者不至招之再則曰此事須汪公一人主持某某自顧不暇弗敢與聞君浩嘆而已自是鬱鬱不樂病亦漸劇空齋獨坐時聞感喟聲詢之默無一語客至謝弗納君嫉惡如仇與俗士遇則目他顧若未嘗見者寒暄泛語亦不肯少假借人以此多不悅里中相知若余與胡蛟門彭甘亭皆所至契者君與余數人議論亦不盡合余尤執拗各出所見相詰君不之服余爲人所譏君必力辯之嗚呼可謂知己矣君性穎異七八歲時與諸舅弟姊妹戲作春秋晉楚諸侯爭爲主長通經史善談名理尤工于詩嘗自評其詩由蘇而韓由韓而杜近又最喜太白所著有養泉齋初集續集文集奏疏如干卷其居家孝友訓子弟有禮法自奉儉素待人坦白皆合於古君子之庸行亦以常事不書之例並畧之卒年五十有七子元仁諸生元崇元茹

論曰君嘗感異夢知前身爲李長吉因悟過去未來之說又好言神仙事謂蓬萊方丈瀛洲去人間不遠也余故設辭以難之詰辯往復不肯屈則怫然愠此或君之所短與然君夙慧性成雖不獲大用于世而當世皆想望其風采

仙乎佛乎非可于塵中人求之也

厚夫太守居官有政績爲御史尤敢言余特舉其大者作傳之體書人官階不係以最尊必係以最後此傳詳載御史事而題標青州從其後者而言也大士自記

惲節母傳

陽湖惲徵君秉怡以其大母唐孺人之行屬爲傳余惟史氏之法婦人無奇節不立傳今唐孺人以節孝聞宜有傳然婦人守節者其事舅姑訓子孫辭事相類雖鉅公秉筆不能表異余不文不足以傳孺人况爲異姓立家傳非古也然秉怡之請甚勤余不敢以文律辭按狀孺人唐氏武進人其曾王父諱某字靖元與同邑惲南田先生齊名爲毘陵六逸之一孺人年二十五適南田族孫某字遠侯工書畫得惲氏家法貧無儻石及得療疾支離床褥間語孺人曰我死卿將何以自守孺人曰爲惲氏鬼與君相見于泉下耳喪葬畢家益窶始猶一日二鬴間以糠覈繼迺十

日之內舉火者僅三四日憚氏族人無男女幼長皆爲孺人危孺人志益堅不少挫遽侯之女弟適瞿氏者與孺人最相得見孺人困厄悲慟失聲孺人曰生死度外事也願無效楚囚之泣俄而戚屬之貧無賴與遽侯素有隙者率其黨悉至于庭將爲覆巢毀室之計孺人慷慨數語正色不屈衆卽解散亦不復問構難者爲誰也卒年八十有四子某國子監生方畧館議敘補肥鄉尉孫秉怡國子監生詔舉孝廉方正曾孫受章舉嘉慶二十三年鄉試次彙昌諸生次慶遷

房烈婦傳

房烈婦海州沐陽孟氏女也年十七歸于房房故農家薄田數畝佐夫耕耨以養舅姑茹檐土室食貧而居會年不登繼以疫癘田售他姓爲傭作無以餬口迺與其夫旬而求食嘉慶丙子秋癘大作其夫病甚飲食藥餌皆旬諸道路中知其情者憐而給之夫死棺木無所得舅姑將委之于壑婦不可于是好義之士輸錢以助之葬婦旦夕哭于墓淚盡則血流口鼻着草木皆赤舅姑感且傷不忍勸也舅衰邁兩目眩瞽跬步不出戶牖婦從其姑旬以歸養明年孟氏召之歸具言母病革欲一見女相與永訣婦恐給已猶豫不往姑勸之再始歸歸則母故無恙且曰兒何自

苦盛年擇壻不患無耦奚以泣爲婦曰母生兒之身尤望
生兒之心兒拂母之心終不改兒之節有死而已夫復何
求先是婦別舅姑期以五日五日不反或有事變恐不復
相見矣洒淚而出孟知事不諧乃錮之不使去復遣鄰媪
諷諭之卒不答一日父傭東郵母出挑菜鄰兒至門圭竇
闐寂婦已扼吭而死實嘉慶二十二年某月某日事也嗟
乎古人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死難當房婦夫死之日
屢瀕于死特以舅姑在故不死乃孟氏必欲致之死地而
婦始以一死行其心之所安可不謂烈與士君子束身名
教維持風化迺或因于飢寒改其志節途窮日暮倒行逆
施其有愧于房烈婦者多矣

樵煙野客傳

樵煙野客者居于韜光靈隱之間丙子秋余過西湖冷泉
亭憩飛來峯下聞呼猿洞口有吟聲攀崖入有屋數椽童
子倚門余問吟詩者誰不對請見不許固強之乃導余入
松毛爲籬藤蘿屈曲屋小而深筆床茶竈位置整潔一客
凭几而吟年六十許頎然秀削清而不枯鬚髯蒼然衣冠
甚古揖余問所從來余曰聞吟聲故來客曰余不知詩何
能吟且請坐命童子煮茶談吐極清遠其音吳音也叩以
姓氏不答亦不問余姓氏余心異之見几上真山居圖卷
自題樵煙野客卽呼之曰樵煙客喜謂余解人見余扇頭
自書秋草詩頗欣賞取別紙手錄字法秀勁適逸于宋大

家中絕似山谷余更異之客呼余爲秋草君薄暝余辭去
客亦不復留越三日余復造焉則客已先坐冷泉亭邀至
舊所居處滌茗温酒摘園蔬烹池魚殷勤餐笑語款洽
酒半酣縱談史傳事上下千古如示諸掌兼及文章辭賦
升降源流羅列淹貫而于近人著述皆似無足當意者余
大驚索其詩文則皆隨手散弄不存藁惟示和余秋草詩
四首讀之琅琅然瑟瑟然而頗有哀悽之意余屢詢之客
曰僕非逃世者流少時亦嘗弋獵浮譽中年人事多故鬱
鬱不樂所居近市往來皆駟僧無可談者余乃攜書一篋
放懷山水作詩文以自娛此處離家不過二三百里然已
六七年不歸矣余爲黯然客曰君可作竟夕譚遂欣然留

宿自童子外別無他僕門庭闐然一尊相對意致閒暇余
又以里居姓氏問客曰君何俗見之未除也竟不告明日
余歸客吟孟襄陽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一笑而
別翌日余復往則落葉滿階蓬門深掩立于叢篁雜樹中
聞水聲潺潺過澗一僧從澗後出余問客何在僧曰客爲
誰曰樵煙曰樵煙爲誰余指其廬僧曰是偕童子買小舸
載書篋移居于雲棲寺後矣余悵快而歸夜不成寐晨起
策蹇孤往歷梵村入雲棲深處徧問之茫然不知山中有
是人也

或云客姓陳爲小顛上人所交契然卒不知其爲何許
人也青浦陸萊臧遊理安寺遇一客善談詩操吳音癯

顏鶴立詢其姓氏笑而不應未知卽樵煙否山林中大
有人人自不之識耳或以余爲寓言則誤矣大士自記

書贈知府試用知縣李君毓昌事

嘉慶十三年淮安大饑有

詔賑粟卽墨李君毓昌以新進士授縣令發江蘇奉檄分
查山陽岔河各鄉戶口山陽令王仲漢墨吏也其用事之
僕曰包祥凡所關白陰伺仲漢意仲漢以意授祥凡不置
可否者皆心許之祥以故得肆其惡李君嚴介不可犯祥
畏而惡之李君之僕李祥貪狠與包祥同一祥約爲兄弟
願同事仲漢李君編災戶九千人仲漢命包祥勸增虛戶
萬人李君叱之祥以告仲漢又固彊之卒不可仲漢慙且
恚且患李君之訐其私也歸咎包祥謂不善詞令故見絕
包祥不敢復請李祥曰而竟不能報而主邪吾若棄吾主

歸而主必有以報而主者包祥亦患伸漢之不用已也謂
李祥曰若爲我謀我不負若李祥僞不許與之盟而許之
有顧祥馬連升者亦隨李君至淮以荒賑爲利藪旣失望
有怨言二人因之以構禍冬十一月六日伸漢飲李君酒
李醉歸夜半就寢忽聞包祥叩門李祥急出偕入直至子
房顧祥馬連升亦從屏後出李君錯愕不及問數人縛其
手灌以酖酒而縊之明日以縊報府府詰之再伸漢懼告
之故饋以金太守王轂酷且貪喜伸漢之賂已也迺以遇
崇自縊聞于大府事遂寢未幾李君叔父李太清至歸其
喪于卽墨見所遺衣袖有血斑疑且駭又有荆崇發者亦
卽墨人忽瞋目大呼曰我李某也爲山陽賑事被害今

奉上帝命司曲阜城隍吾友荆崇發佐之言已荆亦死聞
者愈駭太清啟棺則有紙符銅鏡各書咒語肢體青黝色
太清卽日奔控于京師且言毓昌早喪父母無兄弟無子
獨寡婦苦守陳訴之際痛哭失聲奏入

仁宗震怒

命山東撫臣吉綸臬臣朱錫爵檢視得實誅王轂王伸漢
斬包祥磔李祥顧祥馬連升摘李祥之心以祭毓昌自督
臣以下失察袒庇者議罪有差贈毓昌知府銜嗣子某

欽賜舉人太清

欽賜武舉

御製五言長律詩刻石以旌其墓淮人閔李君之守正而

被禍也卽其所館之善緣庵立木主祀之李君雖死亦無憾矣伸漢之惡釀于包祥王轂之罪成于伸漢上縱其下下罔其上貪婪贖貨以焚其身吁可畏哉書之以爲居官者戒

書章佳文成公軼事

長白章佳文成公爲我 朝名臣受

純廟簡任出入將相豐功駿烈古所罕有公征金川奏凱

還 朝時和珅漸貴倨公見之笑曰曩在軍營聞 朝中

有小和大人者非足下邪其後和珅益驕恣公獨藐視之

和珅每事必畏公不敢令公知也有某學士謁公爲闈者

所却某乘醉大罵聲徹于庭闈者怒而訴公公曰此醉學

士耳速延入謝過某慚而退公御下嚴將士武臣以戎服

見握刀屬弓矢帕首袴鞞詣軍門白事皆戰慄不敢近見

文學後進則正衣冠改容談論古今事日昃無勅其虛衷

愛士如此余嘗考唐人入史館者必令作名臣傳一篇以

系世... 卷四
三

覘史才今史館大臣傳惟恭錄 上諭詳列奏牘而已其
嘉言媿行湮沒不少偶紀文成軼事俾後之爲名臣言行
錄者有所採擇焉

婁縣葉紉蘭校

